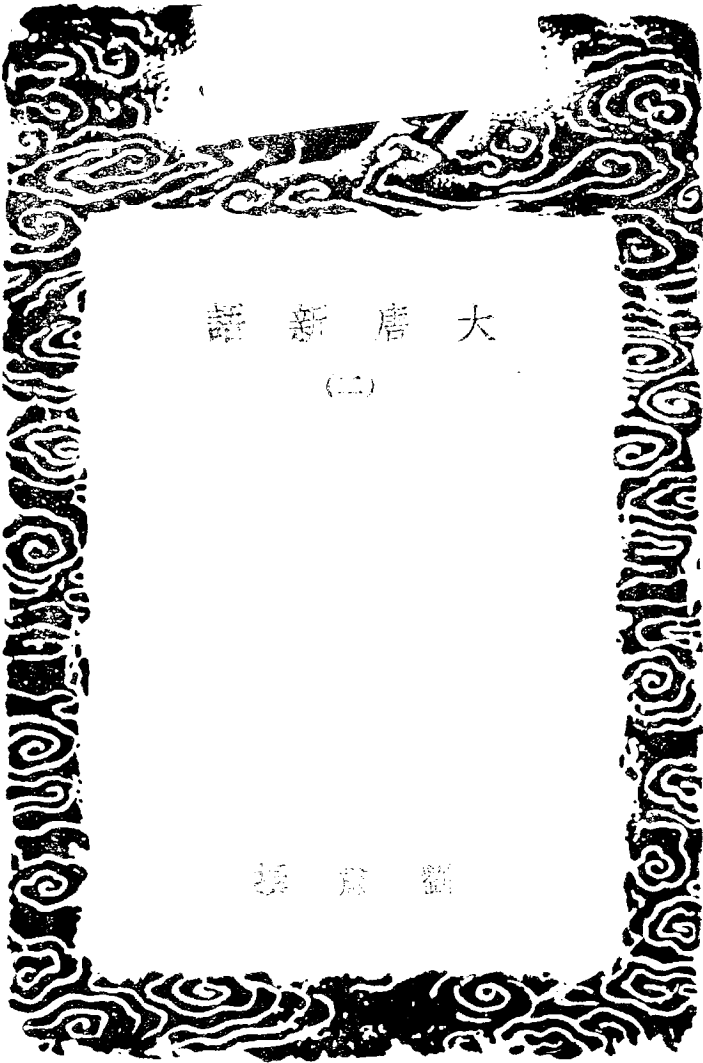


大唐新語  
二





大 唐 新 語

(二)

劉 景 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大 唐 新 語  
冊 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劉 肅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長 沙 南 正 街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長 沙 南 正 街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埠

# 大唐新語卷之六

## 友悌第十一

李勣既貴。其姊病。必親爲煮粥。火爇其鬚。姊曰。僕妾幸多。何爲自苦若是。勣對曰。豈無人耶。顧姊年長。勣亦年老。雖欲長爲姊煮粥。其可得乎。

馮元常闔門孝友。天下無比。或居兄弟服制。晝則從事。夜則盡會禮堂。雖病亦各臥東西壁。口牀而已。除服乃歸私室。歷官左右丞。多所釐革。朝無留事。高宗大漸。勅諸長史曰。朕四體不好。百司奏事可共元常平章以聞。其委任如此。則天深忌之。及高宗崩。四方多說怪妄。以爲祥瑞。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則天命示百寮。元常奏論其妖妄。不可誣罔士庶。則天甚不悅。出爲隴州刺史。尋構害之。神龍初。詔旌其門。爲忠臣門。元常忠孝正直。冠絕古今。而神理福善。眇然無依。天下咸惜之。元常祖慈明。李密之亂。爲賊所執。慈明乃潛使人奉表江都。論賊形勢。密義而釋之。慈明知天命有歸。勸密歸國。密不納。賊帥翟讓怒罵慈明。明曰。天子使我剪除爾輩。不圖爲賊所執。合殺但殺。何煩罵也。讓大怒。亂斫而死。煬帝聞而傷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壯武公。拜二子爲承務郎。

畢構爲益州長史。兼按察使。多所舉正。風俗一變。玄宗降璽書以慰之。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

川弊訛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奸。諸使之中。在卿爲最。乃賜以衣服。終於戶部尙書。構性至孝。初丁繼親憂。其蕭氏盧氏兩妹。皆在襁褓。親乳之。乳爲之出。及其亡也。二妹皆慟哭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荷鞠育。豈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涕泗。構弟樹任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構疾。星馳赴京。侍醫藥者累月。旣而哀毀骨立。變服視逾。事年未嘗言笑。深爲朝野所重。

薛王業母早亡。爲賢妃。親自鞠養。開元初。業迎賢妃歸私第。以申供養。業同母妹淮陽涼陽二公主。亦早亡。業撫愛其子如己子。玄宗以業孝友。特加親愛。嘗疾。上親爲祈禱。及瘳。幸其弟置酒宴樂。更爲初生之懽。因賦詩曰。昔見漳濱臥。言將人事違。今逢慶誕日。猶謂學仙歸。榴棗花重發。鶴原鳥再飛。其恩遇如此。

陸南金博涉經史。言行脩謹。開元初。太常少卿盧崇道犯賊。自嶺南逃歸。匿於南金家。俄爲讎人所發。侍御史王旭按之。崇道詞引南金。旭處以極法。南金弟趙璧請代兄死。南金執稱弟實自誣。以身當死。兄弟爭死。旭問其故。趙璧曰。兄長有能幹。家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上其狀。玄宗嘉而宥之。張說陸象先等咸相欽重。累遷庫部員外。南金祖士季爲隋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授侍郎。王充將行篡奪。侗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餘載。朝廷文武遂無忠烈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之夙心。今請因其啓事。便加手刃。後事洩。充遂停士季侍讀。貞觀初。爲大學博士而卒。

舉賢第十二

李大亮。隋末爲賊所獲。同輩餘人皆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大亮既貴。每懷張弼之恩。貞觀末。張弼爲將。作承自諾不言。大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悉推家產以遺之。弼辭而不受。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貴。乃張弼之力也。乞迴臣之官爵以復之。太宗卽以弼爲中郎。俄遷代州都督。大亮性志忠謹。雖妻子不見惰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房玄齡每稱曰。李大亮忠貞文武。有大將節。比之周勃王陵矣。後收葬五宗之無後者二十餘柩。送終之禮。莫不備具。所賜賞分遺親戚。事兄嫂如父母焉。臨終歎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屏婦人。言畢而卒。家無餘財。無珠玉以爲含。親戚孤遺爲大亮鞠養。而服之如父者五十人。天下歎伏之。

高祖以唐公舉義於太原。李靖與衛文昇爲隋守長安。乃收皇族害之。及關中平。誅文昇等。次及靖。靖言曰。公定關中。唯復私讎。若爲天下未得殺靖。乃赦之。及爲岐州刺史。人或希旨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按之。謂之曰。李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與告事者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祈求於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卽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奏。靖不坐。御史失名氏。惜哉。

封德彝在隋。見重於楊素。素乃以從妹妻之。隋文帝令素造仁智宮。引德彝爲土工監。宮成。文帝大怒。曰。

楊素喝百姓之力。雖飾離宮爲吾結怨於天下。素惶恐。慮得罪。德彝曰。公勿憂。待皇后至。必有恩賞。明日果召素。良久方入。對獨孤皇后勞之曰。大用意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娛心。盛飾此宮室。豈非孝順。賞賚甚厚。素退。問德彝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至尊性儉。雖見而怒。然雅聽后言。婦人唯麗是好。后心旣悅。聖慮必移。所以知耳。素歎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也。素時勳略在位。下唯激賞。德彝撫其牀曰。封郎後時必壞吾坐。後素南征。泊海曲。素夜召之。德彝落海。人救而免。乃易衣見素。深加嘆賞。亟薦用焉。薛收。隋吏部侍郎。道衡之子。聰明博學。秦府初開。爲記室參軍。未幾卒。太宗深追悼之。後謂房玄齡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中書令處之。

魏徵王珪韋挺俱事隱太子。時或稱東宮有異圖。高祖不欲彰其事。將黜免官寮以解之。流挺珪於嶺州。徵但免官。而徵言於裴寂。對德彝曰。徵與韋挺。士珪並承東宮恩遇。俱以被責退。今挺珪得罪而徵獨留。何也。寂等曰。此由在上。寂等不知。徵曰。古人云。成王欲殺召公。周公豈得不知。無何挺等徵還。馬周少落拓。不爲州里所敬。補州助道。頗不親事。刺史達奚怒杖之。乃拂衣去。曹汴爲凌儀令。崔賢育所辱。遂感激西之長安。止於將軍常何家。貞觀初。太宗命文武百官陳時政利害。何以武吏不涉學。乃委周草狀。周備陳損益四十餘條。何見之。驚曰。條目何多也。不敢以聞。周曰。將軍蒙國厚恩。親承聖旨。所陳利害。已形翰墨。業不可止也。將軍卽不聞。其可得耶。何遂以聞。太宗大駭。召問。何遽召周。與語甚奇。

之直門下省。龍冠卿相累遷中書令。周所陳事六街設鈴以代傳呼。飛驒以達警急。納居人稅。及宿衛大小交。卽其條也。太宗有事遼海。詔周輔皇太子留定州監國。及凱旋。高宗遣所留貴嬪承恩寵者。遊於行在。太宗喜悅。高宗曰。馬周教臣耳。太宗笑曰。山東輒窺我。錫賚甚厚。及薨。太宗爲之慟。每思之甚。將假道術以求見。其恩遇如此。初周以布衣直門下省。太宗就命監察裏行。俄拜監察御史。裏行之名自周始也。

岑文本初仕蕭詧。江陵平。授祕書郎。直中書省。李靖驟稱其才。擢拜中書舍人。漸蒙恩遇。時顏師古諳練故事。長於文誥。時無逮。冀復用之。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復也。乃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與樞密。及遷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恠而問之。文本對曰。非勳非舊。濫登寵榮。位高責重。古人所戒。所以憂耳。有來賀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遼東之役。凡所支度。一以委之。神用頓竭。太宗憂之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反。俄病卒矣。

太宗嘗問侍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對曰。臣愚不能盡知。唯竇王元軌數與臣言。臣未嘗不自失。太宗曰。卿以爲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宣平。至如孝行。古之曾閔也。由是寵遇彌厚。令聘徵女爲妃。元軌高宗子也。高宗崩。毀瘠過禮。恆衣布衣。示有終身之戒。嘗使國令徵賦。令曰。請依諸王國賦貿易取利。元軌曰。汝爲國令。當正吾失。返說吾以利也。令慚而退。則天時越王貞舉兵。元軌隨例配流。行至陳



倉死於檻中天下冤痛之。

岑文本太宗顧問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引進否文本對曰頃日陪師入陳百司奔散莫有留者惟袁憲獨坐在後主之傍王充將受禪羣寮勸進憲子承家託疾獨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貞雅操寔繼兄風乃由是召拜晉王友記高宗更贈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尙書

嚮弘智事父以孝聞學通三禮漢史武德中爲詹事府主簿與諸司同修六代史又同令狐德棻袁明等修藝文類聚事兄弘安同於事父凡所動止諮而後行累遷黃門侍郎高宗令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宰臣已下聽之弘智演暢微言略陳五孝諸儒難問相繼酬應如響高宗怡然曰朕頗耽墳籍至於孝經偏所留意然孝之爲德弘益實深故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知孝經之益爲大也顧謂弘智曰宜略陳此經切要者以輔不逮弘智對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願以此言奉獻高宗大悅賜綵二百疋遷國子祭酒文集二十卷行於代

季遜爲貝州刺史甘露遍於庭中樹其邑人曰美政所致請以聞遜謙退寢其事歷官十七政俸祿先兄弟嫂姪謂其子曰吾厚爾曹以衣食不如厚之以仁義勿辭敵也天下莫不嗟尙

姚崇初不悅學年逾弱冠常過所親見修文殿御覽閱之喜遂耽翫墳史以文華著名歷牧常揚吏並建碑紀德再秉衡軸天下欽其公直外甥任奔任昇少孤養在崇家乃與之立家產謂之曰汝吾無間然

矣。惜殊宗而代疎矣。命與其子同名。冀無別也。時人多之。

張楚金年十七。與兄越石同。以茂才應舉。所司以兄弟不可兩收。將罷越石。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請某退。時李績爲州牧。歎曰。貢才本求才行。相推如此。可雙舉也。令兩人同赴上京。俱擢第。遷刑部尙書。後爲周興構陷。將刑。仰天歎曰。皇天后土。豈不察忠臣乎。奈何以無辜獲罪。因泣下。市人爲之歔歔。須臾陰雲四塞。若有所感。旋降勅免刑。宣未訖。天開朗。慶雲紛郁。時人感其忠。正孝悌之報。

狄仁傑爲兒童時。門人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咸移對。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未對接。何暇偶俗人而見耶。以資授汴州判。佐工部尙書閤立本。黜陟河南。仁傑爲吏人誣告。立本驚謝曰。仲尼云。觀過斯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明珠。東南遺寶。特薦爲并州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任於并州。登太行。南望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近此雲下。悲泣佇立久之。候雲移乃行。高智周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同寓於石仲覽家。仲覽宣城人。而家於京都。破產以奉四子。嘗因夜臥。各言其志。處俊曰。願秉樞軸。一日足矣。智周及濟。願亦然。處約於被中遽起曰。大丈夫樞軸不可冀。願爲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納足矣。仲覽嘗引相者觀濟等。相者曰。四人皆貴極人臣。而石不及見矣。然來早貴。所惜末途屯躓。餘達而最壽者。夫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願謂仲覽曰。公因四人而

達後各從官州縣。及濟領吏部。處約以瀛州判佐參選。引注之次。濟遵案筆曰。如志如志。注通事舍人。注畢。下階。敍平生。亦一時之美。智周後爲費令。與佐官均分俸祿。累遷中書侍郎。知政事。仲覽貞觀末授兵部郎中。遂卒。而濟等乃貴。咸如相所言。

魏元忠爲二張所構。左授高要尉。王峻密狀以申明之。宋璟時爲鳳閣舍人。謂峻曰。魏公且全已爾。今子冒其威嚴而理之。坐見子狼狽也。峻曰。魏公忠而獲罪。峻爲義所激。必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裴景昇爲尉氏尉。以無異效不居。最課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選司何以甄錄也。俗號考終爲送路考。省校無一成者。然敢竭愚思。仰申清德。當冀中也。爲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食唯半菽。室如懸磬。苦心清節。從此可知。不旃此人。無以激勸。時人咸稱亮之推賢。景昇之考省。知左最官至青刺。

李福業爲侍御史。與桓敬等匡復皇室。及桓敬敗。福業放於番禺。匿志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搜獲之。與元禮俱死。福業將就刑。謝元禮曰。子有老親。爲福業所累。愧其深矣。元禮曰。明公窮而歸我。我得已乎。今貽親以非疾之憂。深所痛切。見者傷之。

尹思貞爲青州刺史。勉百姓農桑。蠶有四登者。巡察使路敬潛屈於境。人以此書。敬潛嘆曰。非

善政所致。孰能至此。遂以聞。帝書旌賞。或問思貞曰。公敏行者。往與李承嘉忿競。何幾若斯。思貞曰。不能言者。時或有言。承嘉恃權相侮。僕義不受。然不知言之從何而至矣。

張柬之進士擢第爲清源丞。年且七十餘。永昌初。勉復應制策。試畢。有傳柬之考人下課者。柬之歎曰。余之命也。乃委歸襄陽。時中書舍人劉允濟重考。自下第昇甲科。爲天下第一。擢第拜監察。累遷荊州長史。長安中。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使。有乎。仁傑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爲之使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大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材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於國家。則天乃召以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仁傑曰。臣薦之。請爲相也。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乃遷秋官侍郎。及姚崇將赴靈武。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姚崇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陛下急用之。登時召見。以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年已八十矣。與桓彥範。敬暉。袁恕己。崔玄暉等誅討。張柬之復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云。

張沛爲同州刺史。任正名爲錄事參軍。劉幽求爲朝邑尉。沛奴下諸寮。獨呼二人爲劉大任。大若平常交。玄宗誅韋庶人。沛兄涉爲殿中監。伏法。并及沛。沛將出就刑。正名時在假內。聞之。遽出止沛曰。朝廷初有大艱。同州京之左輔。奈何單使一至。便害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覆奏而理沛於獄曰。正名若死。使

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幽求方立元勳居中用事遂免沛於難。

劉幽求既翊戴睿宗後爲中書令崔湜所構放於番禺湜令南海都尉周利貞殺之。時王峻爲桂州都督知利貞希時宰意留幽求於桂州利貞屢移牒索之峻終不遣湜又切逼峻遣幽求峻報曰劉幽求有社稷大功窮投於荒裔無當死之罪奈何坐觀夷滅耶幽求懼俱不全謂峻曰吾忤大臣而見保恐勢不可全徒仰累耳峻曰足下所犯非辜明也峻如獲罪放於滄海亦無所恨竟不遣俄而湜誅幽求復登用也。

韓琬少負才華長安中爲高郵主簿使於都場以州縣徒勞率然題壁曰筋力盡於高郵容色衰於主簿豈言之缺而友朋之過歟景龍中自亳州司戶應制集於京吏部員外薛欽緒考琬策入高等謂琬曰今日非朋友之過歟昔嘗與魏知古崔璩盧藏用聽涅槃經於大雲寺會食之舊舍偶見題壁諸公曰此高郵主簿歟後時耶顧問主人方知足下卽未有含蓄意所以相汲今日方申琬謝之曰士感知己豈期十年之外見君子之深心乎。

張嘉貞落魄有大志亦不自異亦不下人自平鄉尉免歸鄉里布衣環堵之中蕭然自得時人莫之知也張循憲以御史出還次蒲州驛循憲方復命使務有不決者意頗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好客乎驛吏白以嘉貞循憲召與相見咨以其事積時疑滯者嘉貞隨機應之莫不豁然及命表又出意外他日則天

以問德憲。具以實對。因請以己官讓之。則天曰。卿能舉賢美矣。朕豈可無一官自進賢耶。乃召見內殿。隔簾與語。嘉貞儀貌甚偉。神彩俊傑。則天甚異之。因奏曰。臣生於草萊。日不覩闕廷之事。陛下過聽。引至天庭。此萬代之一遇。然咫尺之間。若披雲霧。臣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曰。善。遽命捲簾。翌日。拜監察御史。開元初。拜中書射人。遷并州長史。天平軍節度使。有告其反者。鞠之無狀。玄宗將罪告事者。嘉貞諫曰。准法告事不實。雖有反坐。此則不然。天下無虞。重兵利器。皆委邊將。若告事者一不當。隨而罪之。臣恐握兵者生心。爲他日之患。且臣備陛下腹心。不宜爲臣以絕言事之路。玄宗大悅。許以衡軸處之。嘉貞因曰。臣聞時難得而易失。及其過也。雖賢聖不能爲。時昔馬周起。徒步謁聖主。血氣方盛。太宗用之。盡其才。纔五十而終。向用稍晚。則無及已。今臣幸少壯。陛下不以臣不肖。雅宜及時用之。他日衰老。何能爲也。玄宗曰。卿第往太原。行當召卿。卒用之爲相。在職尙簡易。善疏決。論者稱之。

姜皎薦源乾曜。玄宗見之。驟拜爲相。謂左右曰。此人儀形莊肅。似蕭至忠。朕故用之。左右對曰。至忠以犯逆死。陛下何故比之。玄宗曰。我爲社稷計。所以誅之。然其人信美才也。至忠嘗與友人期街中。俄而雪下。人或止之。至忠曰。焉有與人期。畏雪不去。遂命駕徑往。立於雪中。深尺餘。期者方至。及登廊廟。居亂后。邪臣之間。不失其正。出爲晉州刺史。甚有異績。晚徒失職。爲太平公主所引。與之圖事。以及於禍害。玄宗謂宰臣曰。從工部侍郎。有得中書侍郎者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上曰。蘇可頤除中書侍郎。

仍令移入政事院。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有政事食。自頤始也。及入謝。面辭。上曰。朕常欲用卿。每有一好官缺。卽望諸宰臣論及。此皆卿之故人。遂無薦者。朕嘗爲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改後。朕每思無出卿者。俄而弟誥爲給事中。頤上表陳讓。上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者乎。頤曰。晉大夫祈奚是也。上曰。若然。朕自用蘇誥。何得屢言。近日卽父子猶同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他日謂頤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時謂之蘇李。朕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謝之。卿所制文誥。朕自識之。自今已後。進書皆須別錄一本。云臣某撰。朕使留篋中也。至今爲故事。

# 大唐新語卷之七

## 識量第十三

大理卿孫伏伽自萬年縣法曹上書論事擢侍書御史卽御史中丞也雖承內旨而制命未下伏伽自朝還家而臥不見顏色斯須侍御史已丁造門子孫驚喜以報伏伽徐起以見之時人方之顧雍伏伽與張玄素隋末俱爲尙書令史既官達後伏伽談論之際了不諱之太宗嘗問玄素玄素以實對旣出神彩沮喪如有所失衆咸推伏伽之弘量

高麗莫離支蓋蘇文貢白金褚遂良進曰莫離支弑其君陛下以之興兵將弔伐爲遼東之人報主之恥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郕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以爲不可春秋書之百王所法受不臣之筐篚納弑逆之朝貢不以爲愆何以示後臣謂莫離支所獻不宜受太宗從之王方慶爲鳳閣侍郎知政事患風俗偷薄人多苟且乃奏曰准令式續縵大功未葬並不得朝會仍終喪不得參燕樂比來朝官不依禮法身有哀慘陪厠朝賀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旣虧實玷皇化請申明程式更令禁止則天從之方慶周司空褒之曾孫博通羣書所著論凡二百餘卷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訪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據時人編次之名曰禮雜問聚書甚多不減祕閣至於圖畫亦多異本子峻



王札翰善琴棋少聰悟而性嚴整歷殿中侍御史

徐有功爲秋官郎中司刑少卿歷居法官數折大獄持平守正不以生死易節全活者數千百家有鹿城主簿潘好禮者慕其爲人乃著論稱有功斷賢於張釋之其略曰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有功之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難難易之間優劣可知矣君子以爲知言

狄仁傑爲內史則天謂之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欲知譖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臣之幸也昔臣不知譖者並爲友善臣請不知則天深加歎異

張文瓘爲侍中同列宰相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請減其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樞機待賢才也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虛名國家所貴不在於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不爲多也初爲大理卿旬日決遣疑獄四百餘條無一人稱屈文瓘嘗臥疾繫囚設齋以禱焉及遷侍中諸囚一時慟哭其得人心如此四子潛沛洽涉皆至三品時人呼爲萬石張家咸以爲福善之應也

房光庭任使不拘小節薛昭坐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既露御史陸遺逼之急光庭懼乃見執政執政詰之曰公郎官何爲匿此人光庭曰光庭與薛昭有舊途窮而歸光庭且其所犯非大故光庭得不納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廟堂者復何以見待執政義之出爲磁州刺史

神龍初將合祔則天於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諫曰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來始有合葬伏

願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類綱。於乾陵之旁。更擇吉地。疏奏不納。有識之士咸是之。

開元初。玄宗詔太子賓客元行沖。修魏徵撰次禮記疏。擬行之於國學。及成。奏上之。中書令張說奏曰。今上禮記。是戴聖所編。歷代傳習。已向千載。著爲經教。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鈔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炎舊書。更加釐正。兼爲之注。先朝雖加賜賚。其書亦竟不行。今行。沖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義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詔從之。留其書於內府。竟不頒下。時議以爲說之通識。過於魏徵。

玄宗嘗賜握兵都將郭知運等四人天軍節度。太原尹王皎獨不受。上表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在三之義。寧有等差。豈有經侍宮闈。多臣子敢當恩賜。以死自誓。固辭不受。優詔許之。

張說拜集賢學士。於院廳讌會。舉酒說推讓不肯先飲。謂諸學士曰。學士之禮。以道義相高。不以官班爲前後。說聞高宗朝修史。學士有十八九人。時長孫太尉以元勇之尊。不肯先飲。其守九品官者。亦不許在後。乃取十九杯。一時舉飲。長安中。說修三教珠英。當時學士亦高舉懸隔。至於行立前後。不以品秩爲限也。遂命數杯。一時同飲。時議深賞之。

李適之性簡率。不務苛細。人吏使之。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延接賓朋。晝決公務。庭無留事。及爲左相。每事不讓。李林甫。林甫憾之。密奏其好酒。頗妨政事。玄宗惑焉。除太子少保。適之遵命。親故歡會。賦詩。

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舉朝伏其度量。適之在門下也。性疎而忌。林甫嘗賣之曰。華山之下有金鑛焉。採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耳。適之心善其言。他日款曲奏之。玄宗大悅。顧問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不可發掘。故臣不敢言。適之由是漸見疎退。林甫陰搆陷之。貶於袁州。遣御史羅奭就州處置。適之聞命。排馬牒到。仰藥而死。子讐亦見害。

牛仙客爲涼州都督。節財省費。軍儲所積萬計。崔希逸代之。具以聞。詔刑部尚書張利貞覆之。有實。玄宗大悅。將拜爲尚書。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有唐已來。多用舊相居之。不然。歷踐內外。清貴之地。妙行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湟一吏典耳。拔昇清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又欲封之。良爲不可。漢法非有功不封。唐尊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兵器。蓋將帥之常務。陛下念其勤勞。賞之金帛可也。尤不可列地封之。玄宗怒曰。卿以仙客寒士嫌之耶。若是。如卿豈有門籍。九齡頓首曰。荒陬賤類。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起自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士耳。羞與絳灌同列。陛下必用仙客。臣亦恥之。玄宗不悅。翌日。李林甫奏。仙客宰相材。豈不堪一尚書。九齡文吏。拘於古義。失於大體。玄宗大悅。遂擢仙客爲相。先是。張守珪累有戰功。玄宗將授之以宰相。九齡諫曰。不可。宰相者。代天理物。有其人而後授。不可以賞功。若開此路。恐生人心。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濫爵輕。不可理也。若賞功臣。卽有故事。玄宗乃止。九齡由是獲譴。自後朝士懲九齡之納忠。見斥。咸持祿養恩。無敢庭議矣。

容恕第十四

崔善爲明天文曆筭。曉達時務。爲尙書左丞。令史惡其明察。乃爲謗書曰。崔子曲如鉤。隨時待封侯。高宗謂之曰。澆薄之後。人多醜政。昔北齊奸吏。歌斛律明月。高緯闇主。遂滅其家。朕雖不明。幸免斯事。乃構流言者罪之。

李靖征突厥。征頡利可汗。拓境至於大漠。太宗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今暫勞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稽首。恥其雪乎。羣臣皆呼萬歲。御史大夫溫彥博害靖之功。劾靖軍無紀綱。突厥寶貨亂兵所分。太宗捨而不問。及靖凱旋。進見謝罪。太宗曰。隋將史萬歲破突厥。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捨公之罪。錄公之勳也。契苾何力。鐵勒酋長也。太宗征遼。以爲前軍總管。軍次白雀城。被稍中腰。瘡重疾甚。太宗親爲傅藥。城破。勅求得傷何力者。付何力令自殺之。何力奏曰。犬馬猶爲主。況於人乎。彼爲其主致命。冒白刃而刺臣者。是義勇士也。不□相識。豈是冤讎。遂捨之。

裴玄本好諧謔。爲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候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矣。

劉童爲御史東都留臺時。蘭荈爲留守。輒役數百人修宮內。劉童爲盛夏不宜擅役工力。荈拒之曰。別奉

進旨。董奉之詔決暮二十下。謫嶺南。董後因他事左授臨朐令。時有勅令上佐縣令送租。嘗已爲司農卿。知出納。嘗雅知董清介。不以曩事嫌惡。乃召倉吏謂之曰。劉侍御頃在憲司。革非懲違。今親自送租。固無瑕玷。數州行納。與劉侍御同行。亦必無欠折。一切令受納。更無所問。時人賞慕忠恕。劉名震童。蘇良嗣爲洛州長史。坐妻犯賊。左遷冀州刺史。及事釋。妻妹詣良嗣。初無恨色。謂之曰。牧守遷轉。出入是常。不聞有所累也。後爲荊州長史。高宗使中官緣江採異竹。植於苑內。中官科船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荊州。良嗣因之上疏切諫。高宗謂則天曰。吾約束不嚴。整果爲良嗣所恠乎。詔慰諭。便令棄竹於江中。荊州舊有河東寺。後梁蕭詧爲其兄河東王所造。良嗣見而驚曰。此在江漢之間。與河東有何關涉。遂奏改之。良嗣寡學。深爲人所笑。

盧承慶爲吏部尙書。總章初。校內外官考。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爲之考曰。監運損糶。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一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旣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乘推承慶之弘恕。

皇甫文備與徐有功同案制獄。誣有功黨逆人。奏成其罪。後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謂有功曰。彼曩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有功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安得以私害公乎。婁師德弱冠進士擢第。上元初。吐蕃強盛。詔募猛士以討之。師德以監察御史應募。高宗大悅。授朝散大

夫專愆遂任前後四十餘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而樸忠沉厚。心無適莫。狄仁傑入相也。師德密薦之。及爲同列。頗輕師德。頓擠之外使。師德知之而不憾。則天覺之。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臣不知。又問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官。未聞其知人。則天曰。朕之用卿。師德實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大慚而退。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容。莫窺其際也。當危亂之朝。屠滅者接踵。而師德以功名終始。識者多之。初師德在廟堂。其弟某以資高拜代州都督。將行。謂之曰。吾少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終之。弟對曰。自今雖有唾某面者。亦不敢言。但自拭之。庶不爲兄之憂也。師德曰。此適爲我憂也。夫前人唾者。發於怒也。汝今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將自乾。何如笑而受之。弟曰。謹受教。師德與人。不競。皆此類也。

楊再思爲玄武尉使。於京舍於客院。盜者竊其囊袋。邂逅遇之。盜者謝罪。再思曰。足下有遺行。勿復聲。恐傍人害。足下但留公文。餘並仰遣。不形顏色。時人莫測其量。累官至納言。則天朝。旱澇輒閉坊市。南門以禳之。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峻而又滑。馭者遽叱牛不前。乃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閉坊門。遣我雁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你牛亦自弱。不得噴他宰相。

陸象先爲蒲州刺史。有小吏犯罪。但慰勉而遣之。錄事曰。此例皆合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解吾意。若論必須行杖。當自汝始。錄事慚懼而退。常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只是恐人擾之。始爲煩耳。

但靜其源何憂不簡前後歷典數州其政如一人吏咸思之

端午日玄宗賜宰臣鍾乳宋璟既拜賜而命醫人鍊之醫請將歸家鍊子弟諫曰此乳珍異他者不如今付之歸恐招欺換璟誠之曰自隱爾心然疑他心耶仗信示誠猶恐不至矧有猜責豈可得乎

知微第十五

隋吏部侍郎高構典選銓綜至房玄齡杜如晦愕然正視良久降階抗禮延入內齋共食謂之曰二賢當興王佐位極人臣杜年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爲託因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此賢嗟仰不已貞觀初如晦終右僕射玄齡至司空咸如構言

房玄齡與杜如晦友善慨然有匡主濟時之志開皇中隨父彥謙至長安時天下宴安論者以爲國祚無疆玄齡密告彥謙曰隋帝盜有天下不爲後嗣長計混淆嫡庶使相傾奪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彥謙驚止之因謂友人李少適曰主上性多忌刻不納諫爭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唯行苛酷之政不弘遠大之略今雖少安吾憂其危亂矣少適以爲不然大業之季其言皆驗及義師濟河玄齡杖策謁於軍門太宗以爲謀主每歎曰昔光武云自吾得鄧禹人益親寡人有玄齡亦猶禹也佐平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號爲賢相然無跡可尋爲唐宗臣宜哉

李靖旣平突厥傾其種落言於太宗曰陛下五十年後當憂北邊至高宗末突厥果爲患突厥初平溫彥

博議遷其人於朔方。以實空虛之地。魏徵以爲不可。曰：夷不亂華。非長久之計。開元中。六胡果叛。咸如徵言。

李勣少與鄉人翟讓聚衆爲盜。以李密爲主。言於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苦。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遂襲取之。時在饑餓。就倉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皆客遊。勣一見便加禮敬。引之臥內。談諍無倦。及平武牢。獲戴胄。亟推薦。咸至大官。時稱勣有知人之鑒。

侯君集得幸於太宗。命李靖其兵法。旣而奏曰：李靖將反。至隱微之際。輒不以示臣。太宗以讓靖。靖對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盡臣之術者。是將有異志焉。時靖爲左僕射。君集爲兵部尙書。俱自朝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而不覺。靖謂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將反矣。至十七年四月。大理囚紇干承基。告太子承乾。漢王元昌與侯君集反。太宗大驚。亟命召之以出。期不鞠問。且將贖其死。羣臣固爭。遽請斬之。以明大法。謂之曰：與公長訣矣。遂歔歔下泣。君集亦自投於地。遂戮於四達之衢。君集謂監者曰：君集豈反者乎。蹉跌至此。昔自藩邸。早承羈紲。擊滅二虜。頗有微功。爲言於陛下。乞令一子以主禋祀。太宗特原其妻。并一子爲庶人。流之嶺南。

馬周雅善敷奏。動無不中。岑文本謂人曰：吾觀馬周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摧古今。舉要刪蕪。言辯而理切。奇鋒高論。往往間出。聽之靡靡。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死。恐不能久矣。無何而卒。如文本



言。

秦叔寶屬隋將來護兒帳內。寶母死。護兒遣使弔之。軍吏咸恠曰。士卒遭喪多矣。將軍未嘗降問。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此人勇有志節。吾豈以卑賤處之。叔寶後事李密。密收入王充。程齟金謂叔寶曰。充好爲呪誓。乃師老嫗耳。豈是撥亂主乎。後充拒王師。二人統兵戰馬上。揖充而降。太宗甚重之。功名克成。死於牖下。皆萬人敵也。

太宗破高麗於安市城東南。斬首二萬餘級。降者二萬餘人。俘獲牛馬十萬餘匹。因名所幸山爲駐蹕山。許敬宗爲文刻石紀功焉。中書舍人敬播曰。聖人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此蓋天意變輿。不復更東矣。自七月攻安市城。拔乃班師焉。

魏王泰有寵於太宗。所給月料。逾於太子。褚遂良諫曰。聖人制禮。尊嫡卑庶。故立嫡以長。謂之儲君。其所承也重矣。俾用物不計。與王者共之。庶子雖賢。不是正嫡。先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陛下非所以愛子也。文多不盡載。太宗納之。

李義府僑居於蜀。袁天罡見而奇之。曰。此郎君貴極人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曰。此子七品相。願公提挈之。義府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對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召見。試令詠鳥。立成。其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半夜啼。上林許多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曰。我

將全樹借汝豈唯一枝自門下典儀超拜監察御史其後位壽咸如天綱之言。

李嗣貞嘗與朝列同過太清觀道士劉槩輔儼爲設樂嗣貞曰此樂宮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徵也角徵失次父子不和之兆也殺聲旣多哀調又苦若國家無事太子受其咎矣居數月章懷太子果爲則天所構廢爲庶人死於巴州劉槩輔儼奏其事自始平令擢爲太常丞也。

魏元忠本名貞宰儀鳳中以封事召見高宗與語無所屈撓慰喻遣之忠不舞蹈而出高宗目送之謂中書令薛元超曰此書生雖未解朝廷禮儀名以定體真宰相也則天時爲酷吏羅織下獄有詔出之小吏先聞以告元忠驚喜問汝名何曰元忠乃改名爲元忠也。

裴行儉少聰敏多藝立功邊陲屢尅兇醜及爲吏部侍郎賞拔蘇味道王勣曰二公後當相次掌鈞衡之任勣勃之兄也時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等四人以示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也勃等雖有才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者楊稍似沉靜應至令長並鮮克令終卒如其言。

王及善爲文昌左相國因內宴見張易之兄弟恃寵無人臣禮數奏抑之則天不悅謂及善曰卿旣無事更有遊宴但檢校閣中不須去也及善因請假月餘則天不之問及善歎曰豈有宰相而天子得一月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乞骸骨。

李迥秀任考功員外知貢舉有進士姓崔者文章非佳迥秀覽之良久謂之曰第一清河崔郎儀貌不惡。

鬚眉如戟，精彩甚高，出身處可量，豈必要須進士，再三慰諭而遣之，聞者大矐焉。

玄宗東封迴石，丞相張說奏言吐蕃醜逆，誠負萬誅，然國家久事征討，實亦勞心，今甘涼河鄯徵發不息，已數十年於茲矣，雖有尅捷，亦有敗軍，此誠安危之時也，聞其悔過請和，惟陛下許其積類，以息邊境，則蒼生幸甚，玄宗曰：待與王君夔籌之，說出謂源乾曜曰：君夔勇而無謀，好兵以求和，兩國和好，何以爲功，彼若入朝，則吾計不行矣，竟如其言，說懼君夔黷兵，終致傾覆，時雋州獲鬪羊，因上鬪羊表以諷焉，玄宗不納，至十五年九月，吐蕃果犯瓜州，殺刺史田元獻，并害君夔，大殺掠男女，取軍費倉糧而去，君夔馳赴肅州以襲之，還至甘州，鞏筆驛爲吐蕃所擊，師徒大敗，君夔死之，咸如說言。

# 大唐新語卷之八

## 聰敏第十六

貞觀中有雄雉集於東宮明德殿。太宗問羣臣曰：「是何祥也？」褚遂良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爲雉，雌者鳴於陳倉，雄者鳴於南陽。童子言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以爲寶，雞祀。漢光武膺得雉之祥，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所以彰明德也。」太宗悅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遂良博識，深可重也。」

秦府倉曹李守素，尤諳氏族。時人號爲肉譜。虞世南語人曰：「昔任彥昇善譚經籍，稱爲五經笥。今宜改倉曹爲人物志。」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書以從。太宗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南爲祕書監，於省後堂集羣書中奧義，皆應用者，號北堂書鈔。今此堂猶存，其書盛行於代。」

盧莊道年十三，造於父友高士廉，以故人子引坐。會有獻書者，莊道竊窺之，請士廉曰：「此文莊道所作。」士廉甚恠之，曰：「後生何輕薄之行！」莊道請諷之，果通。復請倒諷，又通。士廉請敍良久，莊道謝曰：「此文實非莊道所作，向窺記之耳。」士廉卽取他文及案牘試之，一覽倒諷，并呈已作文章。士廉具以聞，太宗召見。

策試擢第十六授河池尉滿復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識之曰此是朕聰明小兒耶授長安尉太宗將錄囚徒京宰以莊道幼年懼不舉欲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但閑暇不之省也時繫囚四百餘人令丞深以爲懼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評其輕重留繫月日應對如神太宗驚異即日拜監察御史

馮智戴高州首領益之子貞觀初奉盜并入朝太宗聞其善兵法試指山際雲以問之曰其下有賊今日可擊否對曰可擊問何以知之對曰雲形似樹日辰在金金能制木擊之必勝太宗奇之授左武衛將軍

王義方博學有才華杖策入長安數月名動京師勅宰相與語侍中許敬宗以員外郎獨孤慙有詞學命與義方譚及史籍屢相詰對義方驚曰此郎何姓慙曰獨孤義方曰識字耶慙不平之左右亦憤憤斯須復相詰乃錯亂其言謂慙曰長孫識字耶若此者再三慙不勝忿怒對敬宗毆之敬宗曰此拳雖俊終不可爲乃黜慙拜義方爲侍御史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爲松樹無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

此聰明嘉隱又應聲曰。胡面尙爲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勣狀貌胡也。

賈言忠數議記諷書。一日萬言。七歲神童擢第。事親以孝聞。遷監察御史。時有事遼海。委以支度軍糧。還奏便宜。遷侍御史。高宗曰。遼東事。言忠奏遼東可平。畫其山川地勢。皆如目見。又問諸將所能。言忠對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委。庸同善。雖非鬪將。所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可震敵。高品儉素。自處中。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禦才。頗勇之儔。諸將夙夜小心。忠身憂國。莫逮於李勣。高宗深納之。累遷吏部員外。

魏奉古制舉推第。授雍丘尉。嘗日公讌。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覽之曰。皆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坐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時姚珽蒞汴州。羣寮畢謁。珽召奉古前曰。此聰明尉耶。他日持麈目。令示奉古。奉古一覽。便諷千餘言。珽驚起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終兵部侍郎。

裴琰之弱冠爲同州司戶。但以行樂爲事。略不視案牘。刺史李崇儀怪之。問戶佐。戶佐對司戶小兒郎。不閑書判。數日。崇儀謂琰之曰。同州事物殷繁。司戶尤甚。公何不別求京官。無爲滯此司也。琰之唯諾。復數日。曹事委積。衆議以爲琰之不知書。但遨遊耳。他日崇儀召入。勵而責之。琰之出。問戶佐曰。文案幾何。對曰。急者二百餘道。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後連紙十張。令五六人供研墨點筆。琰之不

上廳語。主案者略言其事。意倚柱而斷之。詞理縱橫。文筆燦爛。手不停綴。落紙如飛。傾州官寮觀者如堵。旣而迴案於崇儀。崇儀曰。司戶解判耶。戶佐曰。司戶大高手筆。仍未之奇也。比四五案。崇儀悚怍。召琰之。降階謝曰。公詞翰若此。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此名動一州。數日聞於京邑。除雍州判司。子灌開元中爲吏部尙書。

李嗣真聰敏多才能。以許州判佐直弘文館。高宗東封還。幸孔子廟。詔贈太師。命有司爲祝文。司文郎中富少穎沙直撰進。不稱旨。御筆灑破。付左寺丞賀蘭敏之。已下戰慄。還召嗣真。咋筆立成。其章句云。庶能不遺百代。助損益而可知。永鑒千年。同比肩而爲友。高宗覽之。問曰。誰作此文。有司言嗣真。高宗曰。此人解解我意。遂有此句。詔加兩階。時敏之恃寵驕盈。嗣真審其必敗。謂所親曰。久蔭大樹。或有顛墜。吾屬無賴矣。因饑年諷執政。求出爲義烏令。敏之則天姊子也。無何果敗。

天授中。壽春郡王成器等五人同日册命。有公忘載册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臣已下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劇立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斯須而畢。詞理典贍。舉朝歎伏。

唐休璟爲靈武大總管。諳練邊事。自碣石西逾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記在目前。先是突厥與諸蕃相攻。安西道絕。表奏押至。則天令宰臣商度事宜。休璟俄頃草奏。使施行。居十餘日。安西道果奏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所畫。則天謂休璟曰。恨用卿晚。乃委以政事。謂魏元忠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

當一也。

玄宗幸成都。給事中裴士淹從。士淹聰悟柔順。頗精歷代史。玄宗甚愛之。馬上偕行。得備顧問。時肅宗在鳳翔。每有大除拜。輒啓聞。房琯爲將。玄宗曰。此不足以破賊也。歷評諸將。並云非滅賊材。又曰。若姚崇在。賊不足滅也。因言崇之宏才遠略。語及宋璟。玄宗不悅。曰。彼賣直以沽名耳。歷數十餘人。皆當其口。至張九齡。亦甚重之。及言李林甫曰。妬賢嫉能。無亦敵也。士淹因啓曰。旣知陛下何用之久耶。玄宗默然不語。

### 文章第十七

杜淹爲天策府兵曹。楊文幹之亂。流越雋。太宗戡內難。以爲御史大夫。因詠雞以致意焉。其詩曰。寒食東郊道。陽溝競草籠。花冠偏照日。蒼羽正生風。顧敵知心勇。先鳴覺氣雄。長翹頻掃陣。利距屢通中。飛毛遍綠野。澆血漬方臺。雖云百戰勝。會自不論功。淹聰辯多才藝。與韋福嗣爲莫逆之友。開皇中。相與謀曰。主上好嘉遁。蘇威以幽人見擢。蓋各効之。乃俱入太白。佯言隱逸。隋文帝聞之。謫戍江表。後還鄉里。以經籍自娛。吏部郎中高構知名。表薦之。大業末。爲御史中丞。雒陽平。將委質於隱太子。房玄齡恐資敵。遂啓用之。尋判吏部尙書。參議政事。

太宗在雒陽。宴羣臣於積翠池。酒酣各賦一事。太宗賦尙書曰。日昃翫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旣逸怠。商



辛亦沉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魏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燕經栢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天子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

李百藥。德林之子。才行相繼。海內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蔚。尤工五言。太宗常製帝京篇。命其和作。歎其精妙。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築山。以詩酒自適。盡平生之意。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爲宰相。嘗凌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曰。脉脉大川流。駢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雲秋。音韻凄響。羣公望之如神僊焉。

華陰楊炯與絳州王勃。范陽盧照隣。東陽駱賓王。皆以文詞知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炯與照隣則可全。而盈川之言爲不信矣。張說謂人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江水。酌之不竭。旣優於盧。亦不減下。恥居王後。則信然。愧在盧前。則爲誤矣。

蘇味道使嶺南。聞崔馬二侍御入省。因寄詩曰。振鷺齊飛日。遷鸞遠聽聞。明光共待漏。清鑿各披雲。喜得廊廟舉。嗟爲臺閣分。皎林懷柏悅。新幄阻蘭孫。冠去神羊影。車連瑞雉羣。獨憐南斗外。空仰列星文。味道富才華。代以文章著稱。累遷鳳閣侍郎。知政事。與張錫俱坐法。繫於司刑寺。所司以上相之貴。所坐事雖輕。供待甚備。味道終不敢當。不乘馬。步至繫所。席地而臥。蔬食而已。錫乘馬至寺。舍二品院。氣色

白若帷屏飲膳無忝平居則天聞之原味道而放錫於嶺南。

劉懷一有才藻自瀛州司法拜右臺殿中時右臺監察鄧茂遷左臺殿中懷一贈之詩曰。惟昔參多世無。雙仰異材鷹鶴同放逐。鷓鴣忝遊陪。入任光三命。遷榮歷二臺。隔牆欽素躅。對閣限清埃。紫署春光早。蘭闌曙色催。誰憐夕陽至。空想鄧林隈。

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卽真。因詠院中竹葉以寄意焉。其詩曰。濯濯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同列張沈和之曰。閉君庭竹詠。幽意歲寒多。歎息爲冠小。良工將奈何。後遷戶部員外。戶部與吏部隣司。吏部移牒戶部。令牆宇悉豎棘。以防令吏交通。太一牒報曰。眷彼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豎籬插棘。省中賞其俊拔。

賀遂亮與韓思彥同在憲臺。欽思彥之風韻。贈詩曰。意氣百年內。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一虛襟。君子重名義。貞道冠衣簪。風雲行可託。懷抱自然深。落霞靜霜景。墜葉下風林。若上南登岸。希訪北山岑。思彥酬之曰。古人一言重。常謂百年輕。今投歡會面。顧眄盡平生。簪裾非所托。琴酒冀相併。累日同遊處。通宵款素誠。霜飄知柳脆。雪冒覺松貞。願言何所道。幸得歲寒名。

張宣明有膽氣。富詞翰。嘗山行見孤松。賞翫久之。乃賦詩曰。孤松鬱山椒。蕭爽凌平霄。旣挺千丈幹。亦生百尺條。青青恒一色。落落非一朝。大庭今已構。惜哉無人招。寒霜十二月。枝葉獨不凋。鳳閣舍人梁載。

言賞之曰。文之氣質。不減於長松也。宣明爲郭振判官使。至三姓咽麵。因賦詩曰。昔聞班家子。筆硯忽然投。一朝撫長劍。萬里入荒陬。豈不厭艱險。只思清國雝。出川去何歲。霜露幾逢秋。玉塞已遐廓。鐵關方阻修。東都日宵宵。西海此悠悠。卒使功名建。長封萬里侯。時人稱爲絕唱。

李嶠少負才華。代傳儒學。累官成均祭酒。吏部尙書。三知政事。封鄭國公。長壽三年。則天徵天下銅五十萬餘斤。鐵三百三十餘萬。錢二萬七千貫。於定鼎門內。鑄八稜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紀革命之功。貶皇家之德。天樞下置鐵山。銅龍負載。獅子麒麟圍遶。上有雲蓋。蓋上施盤龍以托火珠。珠高一丈。闊三丈。金彩煒煌。光侔日月。武三思爲其文。朝士獻詩者不可勝紀。唯嶠詩冠絕當時。其詩曰。輟跡光西嶮。勳名紀北燕。何如萬國會。諷德九門前。灼灼臨黃道。迢迢入紫煙。仙盤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類叢雲起。珠疑大火懸。聲流塵作劫。業固海成田。聖澤傾堯酒。熏風入舜絃。欣逢下生日。還偶上皇年。後憲司發嶠。附會韋庶人。左授滁州別駕。而終開元初。詔毀天樞。發卒銷燬。彌月不盡。洛陽尉李休烈賦詩以詠之曰。天門街裏倒天樞。火急先須卸火珠。計合一條絲線挽。何勞兩縣索人夫。先有訛言云。一條線挽天樞。言其不經久也。故休烈賦詩及之。士庶莫不諷詠。天樞之北。韋庶人繼造一臺。先此毀拆。

則天初革命。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制者向萬人。則天御雒陽城南門。親自臨試。張說對策。爲天下第一。

則天以近古以來未有甲科。乃屈爲第二等。其警句曰。昔三監旣常。有司旣糾。之以猛。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濟之以寬。拜太子校書。仍令寫策本於尚書省。頒示朝集及蕃客等。以光大國得賢之美。

陸餘慶孫海長於五言詩。甚爲詩人所重。性峻不附權要。出牧潮州。但以詩酒自適。不以遠譎介意。題奉國寺詩曰。新秋夜何爽。露下風轉淒。一聲竹林裏。千燈花塔西。題龍門寺詩曰。窗燈林藹裏。聞磬水聲中。更籌半有會。爐煙滿夕風。人推其警策。

長壽中有滎陽鄭屬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達。年老方授江左一尉。親朋餞別於上東門。屬賓賦詩留別曰。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黃泉。酒酣自詠。聲調哀感。滿座爲之流涕。竟卒於官。

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影之會。金吾弛禁。特許夜行。貴遊戚屬及下隸工賈。無不夜遊。車馬駢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馬上作樂。以相誇競。文士皆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惟中書侍郎蘇味道。吏部員外郭利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爲絕唱。味道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禿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貞曰。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寶騎。匝路轉香車。爛熳唯愁曉。周旋不問家。更逢清管發。處處落梅花。液曰。今年春色勝常年。此夜風光正可憐。鳩鵲樓前新月滿。鳳凰臺上寶燈燃。文多不盡載。

劉希夷一名挺之。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爲宮體。詞旨悲苦。不爲時所重。善搗琵琶。嘗爲白頭翁詠曰。今年

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詩似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句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歎曰。此句復似向讖矣。然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周。爲奸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後孫翌撰正聲集。以希夷爲集中之最。由是稍爲時人所稱。

張文成以詞學知名。應下筆成章。才高位下。詞標文苑。等三入科。俱登上第。轉洛陽尉。故有詠燕詩。其末章云。變石身猶重。銜泥力尙微。從來赴甲第。兩起一雙飛。時人無不諷詠。累遷司門員外。文成凡七應舉。四參選。其判策皆登甲第。科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銅錢。萬揀萬中。未聞退時。故人號青銅學士。久視中。太官令馬仙童陷。默啜問張文成何在。仙童曰。自御史貶官。默啜曰。此人何不見用也。後暹羅日本使人朝。咸使人就寫文章而去。其才遠播如此。

魏求己自御史左授山陽丞。爲詩曰。朝昇照日檻。夕次下烏臺。風竿一眇邈。月樹幾徘徊。翼向高標斂。聲隨下調哀。懷燕首自白。非是爲年催。鄭繇少工五言。開元初。山範爲岐州刺史。繇爲長史。範失白鷹。深所愛惜。因爲失白鷹詩。以致意焉。其詩曰。白晝文章亂。丹青羽翮齊。雲間呼暫下。雪裏放還迷。梁苑驚池鷺。陳倉拂野雉。不知遼廓外。何處別依棲。甚爲時所諷詠。子審亦以文章知名。

玄宗朝。張說爲麗正殿學士。常獻詩曰。東壁圖書府。西垣翰墨林。諷詩關國體。講易見天心。玄宗深佳賞。之優詔答曰。得所進詩。甚爲佳妙。風雅之道。斯焉可觀。並據才能。略爲贊述。具如別紙。宜各領之。玄宗

自於彩箋上八分書說贊曰。德重和鼎。功逾濟川。詞林秀發。翰苑光鮮。其餘堅已下。並有贊述。文多不盡載。

張說徐堅同爲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時諸學士凋落者衆。唯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孰爲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間。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乎。若施於廊廟。則爲咳矣。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粧。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爲罪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雖濟時適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樹。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



# 大唐新語卷之九

## 著述第十八

太宗欲見前代帝王事得失，以爲鑒戒。魏徵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蕭德言等采經史百家之內嘉言善語，明王暗君之跡，爲五十卷，號羣書理要，上之。太宗手詔曰：朕少尙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爲勞也不亦大哉！賜徵等絹千疋，采物五百段，太子諸王各賜一本。

貞觀中，紀國寺僧慧靜撰續英華詩十卷，行於代。慧靜嘗言曰：作之非難，鑒之爲貴。吾所搜揀，亦詩三百篇之次矣。慧靜俗姓房，有藻識。今復有詩篇十卷，與英華相似，起自梁代，迄於今朝，以類相從，多於慧靜所集，而不題撰集人名氏。

江淮間爲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貞觀初，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徵爲弘文館學士。憲以年老不起，遣使就拜朝散大夫，賜帛三百疋。憲以仕隋爲祕書學徒數百人，公卿亦多從之學。撰文選音義十卷，年百餘歲乃卒。其後句容許淹、江夏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進士陳居等注文選。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震入



院校文選兼復注釋。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卽是着毛蘿蔔。院中學士向挺之。蕭嵩撫掌大笑。智明等學術非深。素無修撰之藝。其後或遷。功竟不就。

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楊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賦。此旣文體浮華。無益勸戒。何暇書之史策。今有上書論事。詞理可裨於政理者。朕或從或不從。皆須備載。

代有釋曇剛。製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假冒者。悉不錄。署云相州僧曇剛撰。左散騎常侍柳沖亦明氏族。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詢問舊老。咸云自隋朝以來。不聞有僧曇剛。蓋懼見官於時。而匿其名氏耳。

開元初。左庶子劉子玄奏議。請廢鄭子孝經。依孔注。老子請停河上公注。行王弼注。易傳非子夏所造。請停引今古爲證。文多不盡載。其略曰。今所行孝經。題曰鄭氏。爰在近古。皆是鄭玄。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後魏北齊之代。立於學宮。蓋虜俗無識。故致斯謬。今驗孝經。非鄭玄所注。河上公者。漢文帝時人。菴於河上。因以爲號。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經之鄙言。習俗之虛語。案藝文志注。老子有三家。而無河上公注。雖使繼別朱紫。龕分菽麥。亦皆嗤其過謬。況有識者乎。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傳。子玄爭論。頗有條貫。會蘇宋文吏。拘於流俗。不能發明古義。竟排斥之。深爲識者所歎。梁載言十道志。解南城山。引後漢書云。鄭玄遭黃巾之難。客於徐州。今者有孝經序相承云。鄭氏所作。其序曰。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胤孫所作也。陸

得明亦云。案鄭志及晉中經部並無。唯晉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注爲主。今驗孝經注與康成所注五經體並不同。則劉子玄所證信有徵矣。

蕭何封鄼侯。先儒及顏師古以口鄼爲南陽筑陽之城。筑陽今屬襄州。竊以凡封功臣多就本土。蓋欲榮之也。張良封留侯。是爲成例。案班固何須穿鑿更制別音乎。

劉子玄直史館時。宰臣蕭至忠紀處訥等並監修國史。子玄以執政秉權。事多掣肘。辭以著述無功。求解史任。奏記於至忠等。其略曰。伏見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云經籍事重。努力用心。或歲序已奄。何時輟手。綱維不舉。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昂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訟羣公。屢辭載筆之官。欲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比肩。芸閣之間。英奇接武。僕旣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文多不盡載。至忠惜其才。不許。宗楚客惡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於何地。子玄著史通二十篇。備陳史冊之體。

開元十年。玄宗詔書院撰六典以進。時張說爲麗正學士。以其事委徐堅。沉吟歲餘。謂人曰。堅承乏已曾七度。修書有憑准。皆似不難。唯六典歷年措思。未知所從。說又令學士毋嬰等檢前史職官。以今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象周官之制。然用功艱難。綿歷數載。其後張九齡委陸善經。李林甫委苑咸。至二

十六年始奏上。百寮陳賀。迄今行之。

開元十二年。沙門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玄宗親爲之。序文多不盡載。其略曰。孰爲天人。此焉取則。均以寒暑。分諸晷刻。盈縮不愆。列舍不忒。制器垂象。永鑒無惑。因遣太史官馳往安南及蔚州。測候日影。經年乃定。

玄宗謂張說曰。兒子等欲學綴文。須檢事。及看文體。御覽之輩。部帙旣大。尋討稍難。卿與諸學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類相從。務取省便。令兒子等易見成就也。說與徐堅。韋述等編此進上。詔以初學記爲名。賜修撰學士。束帛有差。其書行於代。

道家有庚桑子者。代無其書。開元末。襄陽處士王源撰亢倉子兩卷以補之。序云。莊子謂之庚桑子。史記作亢桑子。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源又取莊子庚桑楚一篇爲本。更取諸子文義相類者。合而成之。亦行於代。

從善第十九

魏徵嘗取還奏曰。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裝束悉了而竟不行。何因有此消息。太宗笑曰。當時候有此心。畏卿嘖。遂停耳。

章惇爲右丞。勾當司農木槿七十價。百姓四十價。奏其隱沒。太宗切責有司。召大理卿孫伏伽。嶺書司農

罪。伏伽奏曰：司農無罪。太宗駭而問之。伏伽曰：只爲官本權貴，所以百姓者賤。向使官本權賤，百姓無由賤。但見司農識大體，不知其過也。太宗深賞之。顧謂韋悰曰：卿識用欲逮伏伽遠矣。

貞觀中，金城坊有人家爲胡所劫者，久捕賊不獲。時楊纂爲雍州長史，判勘京城坊市諸胡，盡禁推問。司法參軍尹伊異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僞非一，亦有胡着漢帽，漢着胡帽，亦須漢裏兼求，不得胡中直覓。請追禁西市胡，餘請不問。纂初不同其判，遽命沉吟。少選，乃判曰：纂輸一籌，餘依判。太宗聞之，笑曰：朕用尹伊楊纂，聞義伏輸一籌，朕復得幾籌耶？俄果獲賊。尹伊嘗爲坊州司戶，尙藥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供送。伊判之曰：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應由謝朓詩誤。華省曹郎如此判，豈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由是知名，改補雍州司法。

郭翰爲御史，巡察隴右，所經州縣多爲按劾。次於寧州，時狄仁傑爲刺史，風化大行。翰纔入境，耆老薦揚之狀，已盈於路。翰就館，以盈所供紙筆置於案，召府寮曰：入境其政可知，願成使君之美，無爲久留，徒煩擾耳。卽命駕而去。翰性寬簡，不苛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歎曰：大雅君子，明哲以保其身，乃祈執政，辭以儒門，不願持憲，改授麟臺郎。時劉禕之坐賜死，旣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謝死表，其子哀號將絕，不能書。監刑者催逼之，禕之乃自操紙，援筆卽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時翰讀之，爲宦者所奏，左授巫州司戶，俄而徵還。

陸象先爲益州長史。奏嘉邛路遠。請鑿岷山之南。以從捷近。發卒從役。居人不堪。多道亡瘡死。行旅無利。左拾遺張宣明。監姚鵠諸軍事。兼招慰使。仍親驗其路。審其難險。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臨雲。深谷無景。至有斗絕巨險。殆不通人蹤。經之者必搏壁傍崖。脅息而度。雖竟日登頓。二十許里。木人猶堪淚下。鐵馬亦可蹄穿。象先覽之。兢惕。遽罷役。仍舊路以聞。蜀人賴焉。

諛佞第二十

太宗嘗止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容口。太宗正色謂之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爲誰矣。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諍。陛下常不舉首。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順從。陛下雖貴爲天子。復何聊乎。太宗怒乃解。

代州都督劉蘭謀反。腰斬之。將軍丘行恭。希旨探心肝而食。太宗責之曰。典自有常科。何至如此。若食逆者心肝而爲忠孝。則蘭之心肝當爲太子諸王所食。豈到汝乎。行恭慚謝而退。蘭本青州明經。遇亂爲鄉里所稱。保完青郛。遠近歸之。初降李密。密敗歸國。在代州爲遊客所告。遂族滅。

許敬宗。父善心。與虞基同爲宇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貞觀初。敬宗以便佞爲恩。德彝薄其爲人。每謂人曰。虞基被戮。虞南匍匐以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蹈舞以求生。敬宗深愧恨焉。初煬帝之被戮也。隋官賀化及。善心獨不至。化及以其人望而釋之。善心又不舞蹈。由是見害。及爲封德

彙立傳。盛加其罪惡。掌知國史。記注不直。論者尤之。與李義府贊立則天。屠害朝宰。公卿以下。重足累息。移皇家之社稷。勦生人之性命。敬宗手推殺焉。子昂頗有才藻。爲太子舍人。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以爲繼。假姓虞氏。昂素與之通。敬宗奏昂不孝。流於嶺南。又納資數十萬。嫁女與蠻首領馮盎子。及監門將軍錢九隴。殺其閹閹。又爲子娶尉遲寶琳孫女。利其金帛。乃爲寶琳父敬德修傳。隱其過咎。太宗作威鳳賦。賜長孫無忌。敬宗改云。賜敬德。其虛美隱惡。皆此類也。敬宗卒。博士袁思古等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居清級。乘長子於荒微。嫁少女於夷落。聞詩聞禮。事絕於家庭。納采問名。唯同於贖貨。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案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爲繆。敬宗孫彥伯訴於執政。請改謚。禮官議以爲既過能改曰恭。乃謚爲恭。彥伯。昂之子也。既與思古忿兢。將於衆中毆之。思古謂曰。吾與賢家君報讎。緣何反怒。彥伯大慚而退。

高宗末年。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則天幸災。逞己志。潛遏絕醫術。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醫張文仲。秦鳴鶴。軫之。鳴鶴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則愈矣。則天簾中怒曰。此可斬。天子頭上豈是試出血處耶。鳴鶴叩頭請命。高宗曰。醫之議病。理不加罪。且我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決矣。命刺之。鳴鶴刺百會及腫戶出血。高宗曰。吾眼明矣。言未畢。則天自簾中頂禮以謝。鳴鶴等曰。此天賜我師也。躬負繒寶以遺之。高宗甚愧焉。

則天稱尊號。以睿宗爲皇嗣。居東宮。雒陽人王慶之。希旨。率浮僞千餘人。詣闕請廢皇嗣。而立武承嗣爲太子。召見兩淚交下。則天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慶之曰。神不享非類。今日誰國而李氏爲嗣也。則天固諭之。令去。慶之終不去。面覆地以死。請則天務遣之。乃以內印印紙。謂之曰。持去矣。須見我以示門者。當開也。慶之持紙去。來自若。此後屢見。則天亦煩而怒之。命李昭德賜杖。昭德命左右引出光政門外。昌言曰。此賊欲廢皇嗣。而立武承嗣。命撲之。眼耳皆血出。乃榜殺之。

則天朝嘗三月降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爲祥瑞。草表將賀。左拾遺王求禮止之。味道曰。國家事何爲。誑妄以賀朝庭。求禮曰。宰相不能變理陰陽。令三月降雪。此災也。乃誣爲瑞。若三月雪是瑞。雪臘月雷當爲瑞。雷耶。舉朝善之。遂不賀。求禮方正有詞華。歷左臺殿中。轉衛王掾而卒。

魏元忠爲御史大夫。臥病。諸御史省之。侍御史郭霸獨後見。元忠憂形於色。請視。元忠便液以驗疾之輕重。元忠辭拒。霸固請嘗之。元忠驚惕。霸喜悅曰。大夫泄味甘。或難瘳。而今味苦矣。卽日當愈。元忠剛直。甚惡其佞。露其事於朝庭。

張易之兄同休。嘗請公卿宴於司禮寺。因請御史大夫楊再思曰。公面似高麗。請作高麗舞。再思欣然。帖紙旗巾子。反披紫袍。作高麗舞。略無慚色。再思又見易之弟昌宗。以貌美被寵。因諛之曰。人言六郎似蓮花。再思以爲不然。只是蓮花似六郎耳。有識咸笑之。後昌宗兄弟犯賊。則天命桓彥範。李承嘉。鞠當。

以取實經數日。彥範等奏昌宗兄弟共有賊四千餘貫。法當解職。昌宗奏臣有功於國家。所犯不至解免。則天問諸宰臣曰。昌宗於國有功否。再思時爲內史。奏曰。昌宗合鍊神丹。聖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乃赦之。天下名士視再思如糞土也。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可立就。爲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或寢疾。敬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乃一一持出。請崇執手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勉而從之。敬奇旣出。忿其諛媚。謂子弟曰。此淚亦何從而來。自茲不復接遇。

鄭愔者。滄州人。來俊臣羅織文狀。皆愔草定。張易之兄弟薦爲殿中侍御史。易之敗。黜爲宣州司戶。旣而歸。武三思用事。將害桓敬等。愔揣知其情。求謁三思。三思見之。愔先哭甚哀。旣而大笑。三思恠問其故。對曰。前哭甚哀者。弔大王國破家亡也。後大笑者。賀大王得愔也。東之等五人爲上所忌。日夜爲計。非剪除不足以快其意。大王豈不知之。今據將相之權。有過人之智。廢則天兵不血刃。易於反掌。今料大王之勢。孰與則天。大王不去五王。身有累卵之危。此愔所以寒心也。三思大悅。引與登樓。謀陷五王而殺之。皆崔湜鄭愔之謀也。累遣吏部侍郎竇官爲務。後與譙王重福構逆而死。

太平公主沉斷有謀。則天愛其類己。誅二張滅韋氏。咸賴其力焉。睿宗朝。軍國大事皆令宰相就宅諮決。然後以聞。睿宗與羣臣呼公主爲太平。玄宗爲三郎。凡所奏請。必問曰。與三郎商量未。其見重如此。其



宰相有七。四出其門。玄宗孤立而無援。及竇懷貞等誅。乃遁於山寺。俄賜自盡。竇懷貞傾巧進用。累遣晉州長史。諂事中貴。盡得其懽心。韋庶人乳母王氏。本蠻婢也。懷貞聘之爲妻。封莒國夫人。俗爲妳母之。晉曰阿舍。懷貞每因謁見。及進奏表狀。列其官次。署曰翊聖皇后阿舍。時人鄙之。呼爲舍。懷貞欣然自得。韋庶人敗。遂斬其妻。持首以獻。居憲臺。及京尹。每視事。見無鬚者。誤以爲中官。必曲加承接。容宗踐祚。懷貞位極人臣。道諛不悛。以至於敗。先天中。玄宗殿內難。懷貞投水死。

駙馬張垆。以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官。贊相禮儀。雍容有度。玄宗心悅之。謂垆曰。朕罷希烈相。以卿代之。垆謝不敢當。楊貴妃知之。以告楊國忠。楊國忠深忌之。時安祿山人朝。玄宗將加宰相。命垆草詔。國忠諫曰。祿山不識文字。命之爲相。恐四夷輕於唐。玄宗乃止。及安祿山歸范陽。詔高力士送於長樂陂。力士歸。元宗問曰。祿山喜乎。方士對曰。祿山恨不得宰相。頗有言。國忠避曰。此張垆告之也。元宗不察國忠之誣。疑垆漏洩。大怒。黜垆爲盧溪郡司馬。兄均爲建安郡司馬。弟垆爲宜春郡司馬。

# 大唐新語卷之十

## 釐革第二十一

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始躬親政事詔曰有隋御宇政刻刑煩上懷猜阻下無和暢致使朋友遊好慶弔不通卿士聯官請問斯絕自今已後宜革前弊庶上下交泰品物咸通布告天下使知朕意由是風俗一變澆漓頓革矣

故事江南天子則白幘帽公卿則巾褐裙襦北朝雜以戎狄之製北齊有長帽短靴合袴襖子朱紫玄黃各隨其好天子多服緋袍隋代帝王貴臣多服黃紋綾袍烏紗帽九環帶烏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於走庶皆着黃袍及衫出入殿省後烏紗帽漸廢貴賤通用折上巾以代冠用靴以代履折上巾戎冠也靴胡履也咸便於軍旅昔袁紹與魏武帝戰於官渡軍敗復巾渡河遞相倣倣因以成俗初用全幅阜向後幘髻謂之幘頭周武帝纔爲四脚武德以來始加巾子至貞觀八年太宗初服翼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臣曰幘頭起自周武帝蓋取便於軍容今四海無虞當息武事此冠頗采古法兼更類幘頭乃宜常服可取服袴褶通用此冠亦尋廢矣

太史令傅奕博綜羣言尤精莊老以齊生死混榮辱爲事深排釋氏嫉之如讎嘗至河東遇彌勒塔士女

輻輳體拜，奕長揖之曰：汝往代之聖人，我當今之達士，奕上疏請去釋教，其詞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稅，凡百黎庶，不察根源，乃追既往之罪，虛覲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期百日之糧，又上論十二首，高祖將從之，會傳位而止。

舊制京城內金吾曉暝傳呼以戒行者，馬周獻封章，始置街鼓，俗號琴琴，公私使馬，有道人裴儵然雅有篇詠，善畫好酒，常戲爲渭川歌詞曰：遮莫琴琴鼓，須傾湛湛杯，金吾儵借問，報道玉山頽，甚爲時人所賞。

姜晦爲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私引置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庭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爲不可，竟銓綜得所，賄賂不行，舉朝歎伏。

高宗欲用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等知政事，謂中書令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且令參聞政事，未可卽卿等同名稱也，自是外司四品以下，官知政事者以平章爲名，自待舉始也。

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僕射並是正宰相，故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公爲宰相，當大開耳目，求訪賢哲，卽其事也，神龍初，豆盧欽望爲僕射，不帶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政參議政事，後加知軍國事，韋安石爲僕

射東都留守自後僕射不知政事矣。

自古帝王必躬籍田以展三推終畝之禮。開元二十三年正月，玄宗親耕於雒陽東門之外。諸儒奏議以古者耦耕以一撥爲一推，其禮久廢。今用牛耕，宜以一步爲一推，及行事太常卿奏三推而止。於是公卿以下皆過於古制。

隋制員外郎監察御史亦吏部注誥詞，卽尙書侍郎爲與之。自貞觀已後，員外郎盡制授，則天朝御史始制授。肅宗於靈宗卽大位，以強寇在郊，始令中書以功狀除官，非舊制也。

武德貞觀之代，宮人騎馬者，依周禮舊儀，多着羅襪。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之後，皆用帷帽。施裙到頸，爲淺露。顯慶中詔曰：「百家家口，咸廁士流，至於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比來多着帷帽，遂棄羅襪，曾不乘車，只坐檐子，過於輕率，深失禮容。自今已後，勿使如此。」神龍之末，羅襪始絕。開元初，宮人馬上始着胡帽，翫粧露面，士庶咸倣之。天寶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內外一貫矣。

開元中，天下無事，玄宗聽政之後，從禽自娛，又於蓬萊宮側立教坊，以習倡優，尊衍之戲。酸棗尉袁楚客以爲天子方壯，宜節之以雅，從禽好鄭衛，將蕩上心，乃引由余太康之義，上疏以諷。玄宗納之，遷下邳主簿，而好樂如初。自周衰，樂工師散絕，迨漢制，但紀其鏗鏘，不能言其義。晉末中原板蕩，夏音與聲俱絕。後魏周齊悉用胡樂，奏西涼伎，幅心墮耳，極而不反。隋平陳，因清商而制雅樂，有名無實。五音虛懸。

而不能奏。國初始採珽宮之義。備九變之節。然承衰亂之後。當時君子無能知樂。泗濱之磬。貯於太常。天寶中。乃以華原石代之。問其故。對曰。泗濱磬下。調之不能和。得華原石考之。乃和。因而不改。

玄宗比巡狩。至於太行。坂路隘。逢輅車。問左右曰。車中何物。曰。輅。禮云。天子卽位爲輅。歲一漆之。示存不忘亡也。出則載以從。先王之制也。玄宗曰。焉用此。命焚之。天子出不以輅。從此始也。

玄宗嘗謁橋陵。至金粟山。覩崗巒有龍盤鳳翔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寶應初。追述先旨。而置山陵焉。

舊制。宰相臣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魏徵。房玄齡等。以他官兼政事者。皆云知門下省事。弘道初。裴炎自侍中轉中書令。執朝政。始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至今以爲故事。

國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選。主者將視其人。數之吏事。始取州縣府寺疑獄。課其斷決。而觀其能否。此判之始焉。後日月淹久。選人滋多。案牘淺近。不足爲准。乃採經籍古義以爲問目。其後官員不克。選人益衆。

乃徵僻書隱義以試之。唯懼選人之能知也。適麗者號爲高等。拙弱者號爲藍羅。至今以爲故事。開元中。裴光庭爲吏部。始循資格。以一賢愚。遵平轍者喜。其循常負材用者受其抑屈。宋璟固爭不得。光庭

及卒。有司定謚。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謚爲克平。周禮大司徒掌選士之道。春秋之時。卿士代祿。選士之制闕焉。秦承國制。所資武力任事者。皆刀筆俗吏。不由禮義。以至於亡。漢因秦制。未遑條貫。漢高

祖十一年始下求賢之詔。武帝元光元年始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貢舉之法起於此矣。元帝令光祿勳舉四科以吏事。後漢令郡國舉孝廉。魏晉宋齊互有改易。隋楊帝改置明進二科。國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筭。并前爲六科。武德則以考功郎中試貢士。貞觀則以考員外掌之士族所趣。唯明進二科而已。古唯試策。貞觀八年加進士。試經史。調露二十年考功員外劉思立奏二科並帖經。開元二十四年李昂爲考功。性剛急不容物。乃集進士與之約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請託於人。當悉落之。昂外舅嘗與進士李權隣居相善。爲言之於昂。昂果怒。集貢士數權之過。權曰。人或猥知。竊聞之於左右。非求之也。昂因曰。觀衆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有言。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詞或不安。將與衆詳之。若何。衆皆曰。唯。及出。權謂衆人曰。向之斯言。意屬吾也。昂與此任。吾必不第矣。文何籍爲。乃陰求瑕。他日昂果摘權章句小疵。榜於通衢。以辱之。權引謂昂曰。禮尙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鄙文之不滅。旣得而聞矣。而執事有雅什。嘗聞於道路。恐將切磋可乎。昂怒而應曰。有何不可。權曰。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閑。豈執事辭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衰怠。厭倦天下。將禪許由。由惡聞。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昂聞惶駭。訴於執政。以權不遜。遂下權吏。初昂以強愎不受屬請。及有吏議求者。莫不允從。由是庭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使吏部侍郎掌焉。憲司以權言不可窮。竟乃寢罷之。

肅宗初卽位在彭原。第五琦以言事得召見。請於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輕貨以濟軍須。肅宗納之。拜監察御史。房瑄諫曰。往者楊國忠厚斂以怒天下。今已亂矣。陛下卽位以來。人未見德。琦聚斂臣也。今復寵之。是除一國忠用一國忠也。將何以示遠方收人心乎。肅宗曰。今天下方急。六軍之命若倒懸。然無輕貨則人散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瑄不能對。卒用琦策。驟遷御史中丞。改鑄乾元錢。一以當十。又遷戶部侍郎平章事。兼知度支租庸使。俄被放黜。代宗卽位。復判度支鹽鐵事。永泰初。奏准天下鹽斗收一百文。迄今行之。

元載既伏誅。代宗始躬親政事。勵精求理。時常袞當國。竭節奉公。天下翕然。有昇平之望。袞奏罷諸州團練防禦等使。以節財省費。便令刺史主當州軍事。司馬同副使。專押軍案。判司本帶參軍。便令司兵判兵事。司倉判軍糧。司士判甲仗。士人團練。春夏放歸。秋冬追集。其刺史官銜。既有持節諸軍事。使司軍旅。司馬卽同副使之任。司兵參軍卽是團練使判官。代宗並從之。袞獨出羣。擬爲戢兵之漸。持衡數歲。時用小康焉。

隱逸第二十二

孫思邈。華原人。七歲就學。日諷千言。及長。善譚莊老百後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故。隱於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不就。常謂人曰。過是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太宗召詣京師。

嗟其顏貌甚少。謂之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虛也哉！將授之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召拜諫議大夫，又固辭。時年九十餘，而視聽不衰。頗明推步導養之術。時范陽盧照隣有盛名於朝，而染惡疾，嗟嘆受之不同。昧彭殤之殊致，嘗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本之於人。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運轉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爲霜雪，張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人有四時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聲音。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焦枯，沴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則兆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隳流飛。此又天文之危沴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也。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趙武夫公候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仁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聞也。制授承務郎直□尚藥局，永徽初卒。遺令薄葬，不設明器，性窄之質，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入棺如空焉。時人疑其屍解矣。

朱桃椎，蜀人也。澹泊無爲，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間。竇範爲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



樵不言而退。逝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每織芒屨。置之於路。見者皆言。朱居士屨也。爲鬻取米。置之木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之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瞪目而去。士廉每加優異。蜀人以爲美譚。

張果老先生者。隱於恒州枝條山。往來汾晉。時人傳其長年祕術。耆老咸云。有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則天召之。佯屍於妬女廟前。後有人復於恒山中見。至開元二十三年。刺史韋濟以聞。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迎之。果對晤氣絕如死。晤焚香啓請。宣天子求道之意。須臾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令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齎書迎之。果隨嶠至東都。於集賢院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生。時人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爲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黃丸。尋下詔曰。恒州張果老。方外之士也。跡先高上。心入窅冥。是混光塵。應召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將行朝禮。爰申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仍賜號通玄先生。累陳老病。請歸恒州。賜絹三百疋。并扶持弟子二人。并給驛舁至恒州。弟子一人放回。一人相隨入山。無何壽終。或傳屍解。

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職。有道士司馬承禎者。睿宗遣至京。將還。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觀。乃仕宦捷徑耳。藏用有慚色。藏用博學工文章。善

草隸投壺彈琴莫不盡妙。未仕時嘗辟穀練氣。頗有高尙之致。及登朝。附權要。縱情奢逸。卒陷憲經。悲夫。

司馬承禎字子微。隱於天台山。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則天中宗朝。頻徵不起。容宗雅尙道教。稍加尊異。承禎方赴召。容宗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經云。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且心日一覽。知每損之尙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容宗曰。理身無爲。則清高矣。理國無爲。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遊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要也。容宗深加賞異。無何。苦辭歸。乃賜寶琴花轆以遣之。工部侍郎李適之。賦詩以贈焉。當時文士無不屬和。散騎常侍徐彥伯撮其美者三十一首。爲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代。

王希夷。徐州人。孤貧好道。父母終。爲人牧羊。取傭供葬。畢。隱於嵩山。師事道士。得修養之術。後居兗州徂徠山。刺史盧齊卿就謁。因訪以政事。希夷曰。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身行之矣。玄宗東封。勅州縣禮致。則已年九十六。玄宗令張說訪其道義。說甚重之。以年老不任職事。乃下詔曰。徐州處士王希夷。絕聖去智。抱一居貞。久謝囂塵。獨往林壑。屬封巒展禮。側席旌賢。貴然來思。應茲嘉召。雖綺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於上齒。可中散大夫守國子博士。特聽還山。仍令州縣

歲時贈束帛羊酒并賜帛一百疋。

凡愷博學善天文。然恭慎未嘗言之。宋璟與之同鄉曲。將加薦舉。兼遺米百石。皆拒而不受。元行冲爲刺史。邀至州。問以經義。因遣衣服。愷辭曰。微軀不宜服新麗。恐不勝其美。以速咎也。行冲乃泥汚而與之。不獲已。而受。及還家。取素絲五兩以酬之。曰。義不受過望之財。

白履中博涉文史。隱居大梁。時人號爲梁丘子。開元中。王志愷表薦堪爲學官。可代馬懷素。褚無量。入閣侍讀。乃徵赴京師。履中辭以老疾。不任職事。授朝散大夫。尋請歸鄉。手詔曰。卿孝悌立身。靜退敦俗。年過從耄。不雜風塵。盛德早聞。通班是錫。豈唯精貢山藪。實欲獎勸人倫。且遊上京。徐還故里。遂停留數月。

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磬折而已。問其故。鴻對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敢不忠信奉見。玄宗異之。詔入賜讌。拜諫議大夫。賜以章服。並辭不受。乃給米百石。絹五百疋。還隱居之所。

# 大唐新語卷之十一

## 褒錫第二十三

高祖嘗幸國學，命徐文遠講孝經，僧惠乘講金剛經，道士劉進嘉講老子，詔劉德明與之辯論，於是詰難鋒起，三人皆屈。高祖曰：「儒、玄、佛、義，各有宗旨，劉、徐等並當今傑才，德明一舉而蔽之，可謂達學矣。」賜帛五十疋。時有國子司業蓋文達，涉經史，明三傳，竇抗爲冀州，集諸儒士，令和論難。時劉焯、劉執思、孔穎達、劉彥衡皆在坐，既相酬答，文達所言皆出其意表，竇大奇之。因問：「蓋生就誰學？」劉焯對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焯爲師導。」竇曰：「可謂冰生於水，而寒於水也。」

貞觀末，房玄齡避位歸第。時天旱，太宗將幸芙蓉園，以觀風俗。玄齡聞之，戒其子弟曰：「變輿必當見幸，亟使灑掃備饌。」俄頃，太宗果先幸其第，使載入宮，咸以爲優賢之應。

貞觀十七年，太宗圖畫太原倡義及秦府功臣趙公長孫無忌、河間王孝恭、蔡公杜如晦、鄭公魏徵、梁公房玄齡、中公高士廉、鄂公遲尉敬德、鄧公張亮、陳公侯君集、盧公程知節、永興公虞南、渝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勣、胡公秦叔寶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太宗親爲之贊，褚遂良題閣，閣立本畫，及侯君集謀反伏誅，太宗與之決流涕，謂之曰：「吾爲卿不復上凌煙閣矣。」

魏徵有大志，不恥小節。博通羣書，頗明王霸之術。隋末爲道士，初仕李密，密敗歸國，後爲竇建德所執，建德敗，委質於隱太子。太子誅太宗，稍任用，前後規諫二百餘奏，無不稱旨。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奪嫡之漸，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譽無踰魏徵，我遣輔太子，用絕天下之望，乃以爲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之太子四皓爲助，我之賴卿，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宅無堂，太宗將營小殿，輟其材以賜之。五日而就，遣使費布被素褥以賜之，遂其所尙。及疾亟，太宗幸其第，撫之流涕，問其所欲，徵曰：「竊不恤緯而憂宗社之隕，徵狀貌不踰中人，而素有膽氣，善得人主意，身死之日，知與不知，莫不痛惜。」

李綱詹事，隱太子嘗至溫湯，綱以小疾不從，獻生魚者，太子召饗者，綱之時，唐儉趙元楷在坐，各自贊能爲鱸，太子謂之曰：「飛刀鱸，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於審諭，弼諧，固屬李綱矣。於是送絹二百疋以遺之，數諫太子，鬱鬱不得志，辭以年老，乃乞骸骨。

高宗初立爲太子，李勣詹事，仍同中書門下三品，自勣始也。太宗謂之曰：「我兒初登儲武，故以宮事相委，勿辭屈也。」勣嘗有疾，醫診之曰：「須龍鬚灰方可。」太宗剪鬚以療之，服訖而愈。勣頓首泣謝，他日頗謂勣曰：「朕當屬卿以孤幼，思之無踰公者，往不負李密，豈負於朕哉。」勣流涕而致謝，噓指出血，俄而沉醉，解御服以覆之。

唐九徵爲御史監靈武諸軍時吐蕃人寇蜀漢九徵率兵出永昌郡千餘里討之累戰皆捷時吐蕃以鐵索跨漾水渾水爲橋以通西洱河蠻築城以鎮之九徵盡刊其城壘焚其二橋命管記閻丘均勒石於劍川建鐵碑於滇池以紀功焉俘其魁帥以還中宗不時加褒賞左拾遺呼延皓論之乃加朝散大夫拜侍御史賜繡袍金帶寶刀累遷汾州刺史開元末與吐蕃贊普書云波州鐵柱唐九徵鑄卽謂此是也。

開元初左常侍褚無量與光祿卿馬懷素隔日侍讀詔曰朕於百事考之無如文籍先王要道盡在於斯是欲令經史詳備聽政之暇遊心觀覽無量等奉詔整理內庫書至六年分部上架畢制文武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祭移時乃出於是賜無量等束帛有差。

賀知章自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併謝二恩時源乾曜與張說同秉政乾曜問說曰賀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時兩加榮命足爲學者光耀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爲美說對曰侍郎自皇朝已來爲衣冠之華選自非望實具美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員之英又非往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道爲縉紳軌儀蘊楊班之詞采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爲最矣。

張說既致仕在家修養乃乘閑往景山之陽於先塋建立碑表玄宗仍賜御書碑額以寵之其文曰嗚呼積善之墓與宣父延陵季子墓誌同體也朝野以爲榮及說薨玄宗親製神道碑其略曰長安中公爲

鳳閣舍人屬鱗臺監張易之誣構大臣。作爲飛語。御史大夫魏元忠卽其醜正。必以中傷。天后致投杼之疑。中宗爰掘蠶之變。是時勅公爲證。昭以右職。一言刺回。四國交亂。公重爲義。死且不辭。庭辯無辜。中旨有忤。左右爲之惕息。而公以之抗詞。反元忠之營魂。出太子於坑陷。人謂此舉。義重於生。由是長流欽州。守正故也。文多不盡載。

右補闕毋煗博學有著述才。上表請修古史。先撰目錄以進。玄宗稱善。賜絹百疋。性不飲茶。製代茶餘序。其略曰。釋滯銷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爲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煗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初煗夢着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回顧不見一人。意惡之。及卒。僚友送至北邙山。咸如所夢。玄宗聞而悼之。贈朝散大夫。

自漢魏以來。歷代皆封孔子。後或爲褒城侯。或號褒聖侯。至開元二十七年。詔册孔子爲文宣王。其嗣褒城侯。改封文宣王。令右丞相裴耀卿攝太尉。持節就國子監册命。訖。有司奠祭樂用宮懸八佾之舞。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皆發揮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致天下之太平。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子。人。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猗歟。文多不盡載。

太宗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太宗擊賞數四。詔坐者爲詠。召閣立本寫之。閣外傳呼云。畫師閣立本。立本時爲主簿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青。不堪愧赧。旣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牆。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窮斯養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

高宗朝。姜恪以邊將立功爲左相。閣立本爲右相。時以年饑。放國子學生歸。又限令史通一經。時人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明經。以末伎進身者。可爲爛戒。

劉仁軌爲給事中。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出爲青州刺史。時有事遼海。義府逼仁軌運糧。果漂沒。勅御史袁異式按之。異式希義府意。遇仁軌不以禮。或對之猥洩曰。公與當朝讎者爲誰。何不引決。仁軌曰。乞方便。乃於房中裂布將頭自縊。少頃。仁軌出曰。不能爲公死。劉仁軌豈失却死耶。坐此除名。大將軍劉仁願。尅百濟。奏以爲帶方州刺史。仁願凱旋。高宗謂之曰。卿將家子。處置補署。皆稱朕意。何也。仁願拜謝曰。非臣能爲。乃前青州刺史教臣耳。邊發詔徵之。至則拜大司憲。御史大夫也。初仁軌被徵。次於萊州驛。舍於西廳。夜已久。有御史至。驛人曰。西廳稍佳。有使止矣。御史曰。誰答曰。帶方州刺史。命移仁軌於東廳。旣拜大夫。此御史及異式俱在臺內。不自安。仁軌慰之曰。公何瘦也。無以昔事不安耶。知君爲勢家所逼。仁軌豈不如韓安國。但恨公對仁軌臥而洩耳。又謂諸御史曰。諸公出使。當舉冤滯。發明耳目。興行禮義。無爲煩擾州縣。而自重其權。指行中御史曰。只如某御史。夜到驛。驛中東廳西廳。復有何



異乎。若移乃公就東廳。豈忠恕之道也。願諸公不爲也。仁軌後爲左僕射。與中書令李敬玄不協。時吐蕃入寇。敬玄奏仁軌征之。軍中奏請多爲敬玄所掣肘。仁軌表敬玄知兵事。敬玄固辭。高宗曰。仁軌須朕。朕亦行之。卿何辭。敬玄遂行。大敗於青海。時議稍少之。始仁軌旣官達。其弟仁相在鄉曲。昇沉不同。遂構嫌恨。與軌別籍。每於縣祇奉戶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家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兄弟以榮賤致隔者。可爲至戒。

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多爲言者。所司理之。至於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遇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婁師德以殿中充河源軍使。永和中破吐蕃於白羊澗。八戰七勝。優詔褒美。授左驍衛郎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才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臨終數日。寢輿不安。無故驚曰。拊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若有所爭者。曰。我壽當八十。今追我何也。復自言往爲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若有屈伏。俄而氣絕。以婁公之明恕。尙不免濫爲政者得不慎歟。

李義府定策立則天。自中書舍人拜相。與許敬宗居中用事。連起大獄。誅鋤將相。道路以目。入則諂諛。出

則奸宄竄官鬻獄。海內騫然。百寮畏憚如畏天后。高宗知其罪狀。謂之曰。卿兒子女。皆不謹。傾多作罪過。今日爲卿掩覆。勿復如此。義府憑恃。則天不虞。高宗加怒。勃然變色。頸頸俱起。徐對曰。誰向陛下道此。高宗曰。但知我言。何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怫然。竟不引過。緩步而出。會右金吾倉曹楊仁穎奏其讖汚。詔劉祥道拜三司鞠之。獄成。長流嶺州。朝禁莫不稱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賊李義府。露布。勝之通衢。義府先取人奴婢。及敗。一夕奔散。各歸其家。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饒人。乾封初。大赦。唯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而死。海內快之。

劉思立任考功員外。子憲爲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吏部侍郎馬載深咨嗟。以爲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名籍。朝廷咸曰。直銓宗流品之奇。可謂振理風俗。其人比出選門。爲衆目所視。衆口所訐。亦蹙起而失步矣。自垂拱之後。斯風大壞。苟且公行。無復曩日之事。

王義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略人間細務。買宅酬直訖。數日。對賓朋。忽驚指庭中雙青梧樹曰。此忘酬直。遽召宅主。付直四千。賓朋曰。侍御貴重。不知交易。樹當隨宅。無別酬例。義方曰。此嘉樹不比他也。及貶黜。或問其故。答曰。初以居要津。作宰相示大耳。初義方將彈李義府。懼不捷。沉吟者久之。獨言曰。可取萬代名耶。循默以求達耶。他日忽言曰。非但爲國除蠹。亦乃名在身前。遂彈焉。坎珂以至於終。

高宗大漸。顧命裴炎輔少主。既而則天以太后臨朝。中宗欲以后父章玄貞爲侍中。并乳母之子五品官。

炎爭以爲不可。中宗不悅。謂左右曰。我讓國與玄貞。豈不得。何爲惜侍中。炎懼。遂與則天定策。廢中宗。爲廬陵王。幽於別所。則天命炎及中書侍郎劉禕之率羽林兵入。左右承則天旨。扶中宗下殿。中宗曰。我有何罪。則天曰。汝欲將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炎居中執權。親授顧託。未盡匡救之節。遽行伊霍之謀。神器假人。爲獸傅翼。其不免也宜哉。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歎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張佛袍集。勝於僧孺遠矣。由古竟不之覺。仕進者可不勉歟。

周矩爲殿中侍御史大夫。蘇味道待之甚薄。屢言其不了事。矩深以爲恨。後味道下獄。勅矩推之。矩謂味道曰。嘗責矩不了事。今日了公事也。好答辯。味道由是坐誅。

嚴識玄爲靈令。中書舍人路敬潛黜陟河南道使還。次鞏。識玄自以初蒞。復以敬潛使還。頗有慢色。雖郊迎之。繼上馬。弛鐙。揖鞭而已。敬潛怒。攝而案之。曰。郊外遠迎。故違明勅。馬上高揖。深慢王人。禮律有違。恭倨無准。仰具之。識玄拜伏流汗。乃捨之。後轉魏州刺史。爲魏令李懷讓所辱。俄又俱爲兵部郎中。既同曹局。亦難以爲容。舉朝以爲深戒。

李知白爲侍中。子弟纒總角而婚。名族識者非之。宰相當存久遠敦風俗。奈何爲促薄之事耶。

惠妃武氏有專房之寵。將奪嫡。王皇后性妬。稍不能平。玄宗乃廢后爲庶人。虜受日開。次及太子。太子之將廢也。玄宗訪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太子天下本也。動之則搖人心。自居東宮。未聞大惡。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過。父怒而掩之。無宜廢絕。且其惡狀未著。恐外人窺之。傷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悅。隱忍者久之。李林甫秉政。陰中計於武妃。將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結之。乃先黜九齡。而廢太子。太子同鄂王瑤。光王琚。同日并命。海內痛之。號爲三庶。太子等旣受冤死。武妃及左右屢見爲祟。宮中終夜相恐。或聞鬼哭聲。召巫覘視之。皆曰。三庶爲厲。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瘞之。乃命改葬而酬之。武妃死。其厲乃息。玄宗乃立肅宗爲太子。林甫之計不行。惕然懼矣。三庶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斃。識者知有神道焉。

天寶中。李林甫爲相。專權用事。先是郭元振。薛訥。李適之等咸以立功邊陲。人參鈞軸。林甫懲前事。遂反其制。始請以蕃人爲邊將。冀固其權。言於玄宗曰。以陛下之雄才。國家富強。而諸蕃未滅者。由文吏爲將。怯懦不勝武事也。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內。莫若武臣。武臣莫若蕃將。夫蕃將生而氣雄。少養馬上。長於陣敵。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將之。使其必死。則狄不足圖也。玄宗深納之。始用安祿山。卒爲戎首。雖理亂安危。依之天命。而林甫奸宄。實在亂階。痛矣哉。



# 大唐新語卷之十二

## 勸勵第二十五

徐文遠齊尚書令孝嗣之孫。江陵被虜。至長安。家貧。無以自給。兄林嚮書爲事。文遠每閱書肆。不避寒暑。遂通五經。尤精左氏。仕隋國子博士。越王侗以爲祭酒。大業末。洛經饑饉。因出樵採。爲李密所得。密卽其門人也。令文遠南而坐。率其徒屬北面拜之。遠謂密曰。將軍欲爲伊霍。繼絕扶傾。鄙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迫險乘危。老夫耄矣。無能爲也。密謝曰。敬聞命矣。密敗。歸王充。充亦曾受業。見之大悅。給其廩食。文遠每見充。必盡敬拜之。或問曰。聞君倨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答曰。李密君子。能受鄙生之揖。王公小人。有殺故人之義。相時而動。豈不然歟。入朝。遷拜國子博士。甚爲太宗所重。孫有功爲司刑卿。持法寬平。天下賴之。

趙郡王孝恭。少沉敏。有識量。及爲佐命元勳。身極崇盛。嘗謂所親。吾所居宅。微爲壯麗。非吾心也。將賣之。別營一所。粗充事而已。身沒之後。諸子若才。守此足矣。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事未果。暴薨。

宋守敬爲吏。清白謹慎。累遷臺省。終於絳州刺史。其任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嶽。每謂寮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愛不遷。俗云。雙陸無休勢。余以爲仕宦亦無休勢。各宜勉之。

狄光嗣、仁傑長子也。歷淄、許、貝等州刺史。居喪備禮。睿宗朝起復太府少卿。光嗣頌表不赴。乃降勅曰：朕念卿家門忠於王室，奪卿情禮，以展殊恩。屢表固陳，詞理懇至。循環省覽，有足可矜。今遂所請，用勸浮薄。待卿情理云畢，更俟後命，仍編入史。

趙武蓋少孤，生於河右，遂狎弋獵，獲鮮禽以膳其母，母勉之以學。武蓋不從，母歎歎謂曰：汝不習典墳，而肆情畋獵，吾無望矣。不御所膳，感激而學焉。數年博通經史，進士擢第，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有集行於代。

于彥昭兵部侍郎知政事，封耿國公。睿宗朝左授嶽州司馬而終。張說爲嶽州，著五君詠，述彥昭曰：耿公山嶽靈，思遠神亦妙。鷲鳥峻操立，哀玉振清調。叶贊休明啓，恩華日月照。何意瑤臺雲，風吹落紅繖。湘流下潯陽，灑淚一投弔。爲時賢器重如此。

韓思彥以御史巡察於蜀，成都富商積財巨萬，兄弟三人分資不平，爭訴長吏，受其財賄，不決與奪。思彥推案數日，令廚者奉乳自飲，訖以其餘乳賜爭財者，謂之曰：汝兄弟久禁當饑渴，可飲此乳。繼遍兄弟竊相語，遂號哭攀援，相咬肩膊，良久不解。但言曰：蠻夷不識孝義，惡妻兒離間，以至是。侍御豈不以兄弟同母乳耶？復辯跡悲號，不自勝。左右莫不流涕，請回居如初。思彥以狀聞，勅付史官，時議美之。

張洸自左拾遺左授許州司戶，有侍佐自相毆，競者。洸曰：禮宗賢尙齒者，重耆德也。奈何耆舊而有喧競。

此牧宰之政不行耳。茲主司戶忝參其議，乃舉劄刺史已下俸，行鄉飲之禮，競者慚謀而退，風俗爲之改焉。

開元初，工部尚書魏知古卒，宋璟聞之，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魏公乎？」

### 酷忍第二十六

太宗征遼東，留侍中劉洎與高士廉、馬周輔太子於定州監國。洎兼左庶子，總吏禮戶三尚書事。太宗謂之曰：「我今遠征，使爾輔翊太子，社稷安危所寄尤重，爾宜深識我意。」洎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僭失者，臣謹卽行誅。」太宗以其言發無端，甚怪之，誠之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太健，必以自敗，深宜誠慎，以保終吉。」及征遼還，太宗有疾，洎從外至，因大悲泣曰：「疾如此，獨可憂聖躬耳。」黃門侍郎褚遂良諛奏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也，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之事耳。」大臣有異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遂良執證之，洎引馬周以自明。及問周言如洎所陳，遂良固執曰：「同諱之耳。」遂賜洎死。遂良終於兩朝，多所匡正，及其敗也，咸以爲陷洎之報焉。

吳王恪母曰楊妃，煬帝女也。恪善騎射，太宗尤愛之，承乾旣廢，立高宗爲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諫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也，且舉棋不定，前哲所戒，儲位至重，豈宜數易？」太宗曰：「朕意亦如此，不能相違。」阿舅後無悔也。由是恪與無忌不協。高宗卽位，房遺愛等謀反，勅無忌推之，遺愛希旨，引恪冀以獲免。



無忌既與恪有隙，因而斃恪。臨刑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若宗社有靈，當見其族滅。不久竟如其言。

高宗王后性長厚，未嘗曲事上下。母柳氏外舅，嗾見內人尙官，又不爲禮，則天伺王后所不敬者，傾心結之，所得賞賜，悉以分市，因誣王后與母求厭勝之術。高宗遂有意廢之。長孫無忌已下切諫，以爲不可。時中書舍人李義府陰賊樂禍，無忌惡之。左遷壁州司馬，詔書未至門下。李義府密知之，間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王德儉曰：武昭儀甚承恩寵，上欲立爲皇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大臣異議耳。公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坐取富貴。義府然其計。遂代德儉宿直，叩頭上表，請立武昭儀。高宗大悅，召見與語，賜寶珠一斗，詔復舊官。德儉許敬宗之甥也，搜而多智。時人號曰智囊。義府於是與敬宗及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等觀時變而布腹心矣。高宗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將議廢立，勣稱疾不至。志寧顧望不敢對。高宗再三顧無忌曰：莫大之罪，無過絕嗣。皇后無子，今欲廢之，立武士殺女何如？無忌曰：先朝以陛下託付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遂良進曰：皇后出自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伏事先帝，無違婦德，愚臣不敢曲從。上違先帝之旨，高宗不悅而罷。翌日又言之。遂良曰：伏願再三審思，愚臣上忤聖顏，罪當萬死，但得不負先帝甘心鼎鑊，因置笏於殿階曰：還陛下此笏，乃解巾叩頭流血。高宗大怒，命引出，則天隔簾大聲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翌日，高宗謂

李勣曰。冊立武昭儀。遂良固執不從。且止勣曰。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許敬宗又宣言於朝曰。田舍兒。剩種得十斛麥。尙欲換舊婦。況天子富有四海。立皇后有何不可。關汝諸人底事。而生異議。則天令人以聞。高宗意乃定。遂廢王皇后。及蕭淑妃爲庶人。囚之別院。高宗猶念之。至其幽所。見其門封閉極密。唯通一竅。以通食器。惻然呼曰。皇后淑妃何在。復好在否。皇后泣而言曰。妾得罪廢棄。以爲宮婢。何敢竊皇后名。言訖嗚咽。又曰。至尊思舊。使妾再見日月。望改此爲迴心院。妾再生之幸。高宗曰。朕卽有處分。則天知之。各杖一百。截去手。投於酒甕中。謂左右曰。令此兩姬骨醉可矣。初。令宮人宣勅示王后。后曰。願大家萬歲。昭儀長承恩澤。死是吾分也。次至淑妃。開勅罵曰。阿武狐媚。讒殺至此。百生千劫。願我託生爲貓兒。阿武爲老鼠。吾扼其喉。以報今日足矣。自此禁中不許養貓兒。頻見二人爲祟。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則天惡之。命巫祝祈禦。祟終不滅。

則天以長孫無忌不附己。且惡其權。深銜之。許敬宗希旨樂禍。又伺其隙。會櫟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章季方。監察御史李巢交通朝貴。有朋黨之事。詔敬宗推問。敬宗甚急。季方自殺。又搜奉節得私書與趙師者。遂奏言趙師卽無忌。少髮呼作趙師。陰爲隱語。欲謀反耳。高宗泣曰。我家不幸。親戚中頗有惡事。往年高陽公主與朕同氣。與夫謀反。今阿舅復作惡心。近親如此。使我慚見百姓。其若之何。翌日。又令審問。敬宗奏曰。請准法收捕。高宗又泣曰。阿舅果耳。我決不忍殺之。竟不引問。配流黔州。則天尋使

人逼殺之。涼州長史趙持滿與韓瑗無忌姻親。許敬宗懼爲己患。訊其同反。追至京。考訊歎曰。身可殺。詞不可辱。吏更代占而結奏之。遂死獄中。尸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歎曰。纒布之哭。彭越大義也。周文之掩枯骸。至仁也。絕友之義。敵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禮葬之。高宗義之不問。周興來。俊臣等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不可勝紀。俊臣案詔獄。特造十箇大枷。一曰定百脈。二曰喘不得。

三曰突地吼。四曰着卽承。五曰失魂魄。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卽死。十曰求破家。遭其枷者。宛轉於地。斯須悶絕。又有枷名□□□名見卽□復有鐵圈籠頭。名號數十。大略如此。又與其徒侯思止。衛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數百人。造告密羅織經一卷。其意網羅平人。織成反狀。每訊囚先布枷棒於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者魂魄飛越。罕不自誣。由是破家者已千數。則天不下階序。潛移六合矣。天授中。春官尙書狄仁傑。天官侍郎任令暉。文昌左丞盧獻等五人並爲所告。俊臣旣以族人爲功。苟引之承反。乃奏請一問。卽承同首。例得減死。乃脅仁傑等令承反。仁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其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尙書事已爾。且得免死。德壽今業已受騙策。意欲求少階級。憑尙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之何。德壽曰。尙書昔在春官。執柔任其司員。外引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自行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焉。仁傑旣承反。所司但待日刑。不復嚴備。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拆被頭帛書之。絃冤。置於綿衣中。謂德壽曰。

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之慮。仁傑子光遠得衣中書，持以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憫然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反，今子弟訴冤何多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寢處甚安，亦不去巾帶。則天使人視之，俊臣遵命。仁傑巾帶，使者將復命。俊臣乃令德壽代仁傑等作謝死表，代署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等謂曰：「卿承反何也？」仁傑等曰：「向若不承反，已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爲作謝死表？」仁傑等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代署。仁傑等五人獲免。

孝敬帝仁孝英果，甚爲高宗所鍾愛。自昇儲位，敬禮大臣及儒學之士，未嘗有過。天下歸心焉。咸亨初，留在京師監國。時關中饑甚，孝敬令取廊下兵士糧視之，見有食榆皮蓬實者，惻然哀之，命家令等給米使足。其仁惠如此。先是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於掖庭，垂三十年不嫁。孝敬見之，驚憫，遽奏出降。又請以沙苑地分借貧人，詔皆許之。則天大怒，卽日以衛士二人配二公主。孝敬因是失愛，遇毒而薨。時年二十四，朝野莫不傷痛。

侯思止貧寒無賴，事恆州參軍高元禮家。則天朝以告變，授侍御史。按中丞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馬，不然卽喫孟青。」洛陽北有坂名白司馬，將軍有姓孟者，青捧者。思止閭巷傭保，嘗以此謂諸囚也。元忠詞氣不屈，思止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驢而墜，脚爲鐙所掛，遂被曳耳。」思止愈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卽奏斬之。」元忠曰：「侯思止，汝今爲國家御史，須識輕重，必須魏元忠頭，何不以鋸截將，無爲。」

抑我承反。奈何佩服朱紱。親銜天命。不能行正直事。乃言白司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忠無人仰教。思止乃引忠上階。坐而問之。元忠容止自若。來俊臣黨人與司刑府吏樊甚不叶。誣以謀反誅之。其子訴寃於朝堂。無敢理者。乃引刀自刎其腹。秋官侍郎劉如璿不覺言唧唧而淚下。俊臣奏如璿黨惡人下獄。如璿對曰。年老日遇風而淚下。俊臣批之曰。目下涓涓之淚。既是因風。口中唧唧之聲。如何分雪。處之絞刑。則天宥之。流於灤州。子景憲訴寃。得徵還。復本官。俊臣無文。其批鄭愔之詞也。則天時。朝士多不自保。險薄之徒。競告事以求官賞。左司員外霍獻可嘗以頭觸玉階。請殺狄仁傑。裴行本。行本獻可之舅也。既損額。以綠帛裹之。幞頭下。常令露出。冀則天見之。時人方之李子慎。子慎誣告其舅。以獲五品。其母見其着緋衫。覆牀涕泣曰。此是汝舅血染者也。

郭霸與來俊臣爲羅織之黨。常按芳州刺史李思微。思微不承反。乃殺之。聖曆中。思微出見霸。霸甚惡之。退朝還歸家。命人速請僧轉經設齋。須臾見思微從數十騎止其庭。詬曰。汝枉陷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拔刀自刎腹而死。是日閭里咸見焉。霸纒氣絕。思微亦沒。太子諭德張元一以齋諧供奉。時中橋新成。則天問元一在外有何好事。元一對曰。洛橋成而郭霸死。卽好事也。則天默然。

武三思既廢。五王慮爲後患。乃令宣州司功參軍鄭愔告張柬之與王同皎同謀反。又令人陰疏韋后穢行。勝於天津橋。請行廢黜。中宗大怒。付執政按之。諸相皆佯假寐。唯李嶠。韋巨源。楊再思。遽出承制。攬

袂於其間。遂命御史大夫李承嘉深竟其事。承嘉奏云：「東之等令人密爲此榜，雖託廢皇后爲名，實有危君之計，請加族誅。」中宗大怒，遵令法司結罪。又諷皇太子上表，請夷東之等三族。中書舍人崔湜又勸三思盡殺之，絕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表兄周利貞。先爲桓景所惡，貶嘉州司馬。三思卽以利貞爲南海都督，令矯詔殺之。唯桓彥範於竹槎上曳肉盡而死。初，東之懼三思讒，引湜以爲耳目，自使伺其動靜。湜反黨三思，以圖東之等。君子知湜之不免耳。

武三思干紀亂常，洵內忿恚。張仲之、宋之遜、祖延慶等謀於袖中發銅努射之，伺使未果。之遜子曇知之，以告冉祖雍。祖雍以聞，則天勅宰臣與御史大夫李承嘉於新開門案問。諸相懼三思，但僂佞佯不應。仲之等唯李嶠獨與承嘉耳語，令御史姚紹之密致力士七十餘，引仲之對問。至則塞口反接，送於繫所。紹之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命棒之而臂拆。仲之大呼：「天子者七八，謂紹之曰：『反賊我臂且折，當訴爾於天尊。』」請裂汗衫與紹之，乃自誣反而族紹之。自此神氣自若，朝庭側目焉。尋坐賊污，憲司推之，獲賊五十餘貫，當死。韋庶人之黨護之，得免。放於嶺南。



# 大唐新語卷之十三

## 諧謔第二十七

太宗常宴近臣，令嘲噓以爲樂。長孫無忌先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答曰：「索頭連背暖，漫襠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太宗歛容曰：「汝豈不畏皇后聞耶？」無忌后之弟也。詢爲人瘦小特甚，寢陋而聰晤絕倫。讀書數行俱下，博覽古今，精究蒼雅。初學王羲之書，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

溫彥博爲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贊於彥博，稱解自嘲。彥博卽令嘲廳前叢竹，略曰：「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熱，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枝節。」又令嘲屏牆，略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略曰：「卽拔公肋，何止傷博。」博慚而與官。

則天朝，諸蕃客上封事，多獲官賞。有爲右臺御史者，則天嘗問張元一曰：「近日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對曰：「朱前宜着綠，承仁傑着朱，聞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名將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揚吾，左臺胡御史，右臺胡元禮也。蕃人爲御史者，尋授別勅。」

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



乃爲詩曰：生情鏤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時來好取洛川歸。人謂之諺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元崇達爲果州司馬，有一婢死，處分直典云：達家老婢死，駢使來久爲覓一棺木殯之。達初到家，貧不能買得新者，但經一用者充事，卽得，亦不須道達買。直云：君家自口須直典出說之。一州以爲口實。

則天初革命，恐羣心未附，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之外，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等。至有車載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值裏行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驅入其間，裏行大怒，將加杖罰，令史曰：今日過實在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裏行許之，乃數驢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諸裏行羞報而止。

京城流俗，僧道常爭二教優劣，遞相非斥。總章中，興善寺爲火災所焚，尊像蕩盡。東明觀道士李榮因詠之曰：道善何曾善，云興遂不興。如來燒亦盡，唯一羣僧。時人雖賞榮詩，然聲稱從此而滅。

侯思止出自皂隸，言音不正，以告變授御史。時屬斷屠，思止謂同列曰：今斷屠宰，雞云圭豬云誅，魚云虞。驢云平縷，俱云居不得喫。云詰空喫，結米云引麪泥去。如云儒何得不饑，侍御崔獻可笑之。思止以聞，則天怒謂獻可曰：我知思止不識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獻可具以雞豬之事對，則天亦大笑。釋獻可，晉宋以還，尙書始置員外郎，分判曹事。國朝彌重其遷，舊例郎中不歷員外郎拜者，謂之士山頭果毅。言

其不歷清資，便拜高品，有似長征兵士，使得邊遠果毅也。景隆中，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爲大理正，遷戶部郎中，賀遂涉時爲員外，戲詠之曰：品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誰言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謙光酬之曰：錦帳隨情設，金爐任意薰。唯愁員外署，不應列星文。

益州每歲進柑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紙不敬，代以細布。旣而恐柑子爲布所損，每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使於蜀，驛使馳白長吏，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爲推布裹柑子事，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序以布裹柑子爲敬。子布初不之知，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學，有文章，名聞當代。

王上客自負其才，意在前行員外。俄除膳部員外，旣乖本志，頗懷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之曰：有意嫌兵使，專心取考功。誰知脚蹭蹬，幾落省牆東。膳部在省東北隅，故有此詠。

玄宗初卽位，邵景、蕭嵩、韋鏗並以殿中昇殿行事。旣而景嵩俱加朝散，鏗獨不霑。景嵩二人多鬚，對立於庭，鏗嘲之曰：一雙鬚子着緋袍，一個鬚多一鼻高。相對廳前搽早立，自言身品世間毛。舉朝以爲歡笑。後睿宗御承天門，百僚備例，鏗忽風眩而倒。鏗旣肥短，景意酬其前嘲，乃詠之曰：飄風忽起團纒迴，倒地還如着脚搥。昨夜殿上空行事，直爲元非五品才。時人無不諷詠。

竇懷貞爲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由墨勅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臺，縣事

多辦否。懷貞對曰：倍辦於往時。問其故。懷貞曰：好者總在，僥倖者去故也。聞者皆大噱。

姚崇爲紫微令，舊例給舍直次不讓宰相。崇以年位俱高，不依其請。令史持直簿詣之，崇批其簿曰：告直令史，遣去。又來，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終不擬當給，舍見之歡笑，不復逼也。後遂停宰相直宿。

記異第二十八

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人。少聰敏，有操行。貞觀三年，因疾而挺志，往五天竺國。凡經十七歲，至貞觀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長安。足所親踐者一百一十一國，探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經論六百五十七部。佛舍利并佛像等甚多。京城士女迎之，填城隘郭。時太宗在東都，乃留所得經像於弘福寺。有瑞氣徘徊像上，移晷乃滅。遂詣闕，并將異方奇物朝謁。太宗謂之曰：法師行後，造弘福寺，其處雖小，禪院虛靜，可謂繡譯之所。太宗御製聖教序。高宗時爲太子，又作述聖記，並勒於碑。麟德中，終於坊郡玉華寺。玄奘撰西域記十二卷，見行於代。著作郎敬播爲之序。

袁天經，益州人，尤精相術。貞觀初，勅召赴京，塗經利州。時武士護爲刺史，使相其妻楊氏。天經曰：夫人骨法必生貴子，乃遍召諸子令相之。見元慶，元爽曰：可至刺史。終亦述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人貴，然亦不利。則天時衣男子服，乳母抱出。天經大驚，曰：此郎君，口神彩奧澈，不易可知。試令行。天經曰：龍睛鳳頸，貴之極也。轉側視之，若是。汝當爲天子。貞觀末，高士廉問天經曰：君之祿壽可至何所。對曰：今年四

月死矣。咸如其言。

則天時。新豐縣東南露臺鄉。因風雨震雷。有山踊出。高二百尺。有池周廻三頃。池中有龍鳳之形。米麥之異。則天以爲休禎。號曰慶山。荊州人俞文俊上書曰。臣聞天氣不和。則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出。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出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禍立至。則天大怒。流之嶺南。

沙門一行。俗姓張。名遂。郟公謹之曾孫。年少出家。以聰敏學行見重於代。玄宗詔於光文殿。改撰曆經。後又移就麗五殿。與學士參校曆經。一行乃撰開元大演曆一卷。議十卷。曆書二十四卷。七政長曆三卷。凡五部五十卷。未及奏上而卒。張說奏上。請令行用。初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御製游儀銘付太史監。將向靈臺上。用以測候。分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馳驛往安南朗竟等州測候。日影同。以二分二至之日正午時量日影。皆數年乃定。安南量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長七尺九寸二分。春秋二分長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長一丈五尺八分。春秋二分長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爲中土南北之極。其朗竟太原等州。並差殊不同。一行用勾股法算之云。太約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修曆人陳玄景亦善算術。歎曰。古人云。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爲不可得而致也。今以丈尺之術而測天地之大。豈可得哉。

若依此而言。則天地豈得爲大也。其後參校一行曆經。並精密。迄今行用。

開元十五年正月。集賢學士徐堅請假往京兆葬其妻岑氏。問兆域之制於張說。說曰。墓而不墳。所以反本也。三代以降。始有墳之飾。斯孝子永思之所也。禮有升降。貴賤之度。俾存歿之道。各得其宜。長安神龍之際。有黃州僧泓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事參之。僕常聞其言。猶記其要。墓欲深而狹。深者取其幽。狹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爲土界。又一丈二尺爲水界。各有龍守之。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暴。當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設窀穸。墓之四維。謂之折壁。欲下闊而上斂。其中頂謂之中樵。中樵欲俯斂而傍殺。墓中抹粉爲飾。以代石室。不置甔甌。盜瓦以其近於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爲恠。不置朱丹。雜黃礬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不潤。不置毛羽。以其近於屍也。鑄鐵爲牛豕之狀像。可以禦二龍。玉潤而潔。能和百神。冥之墓內。以助神道。僧泓之說如此。皆前賢所未達也。桓魋石槨。王孫僕葬。奢儉既過。各不得中。近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濫。人用賴焉。及其葬也。儉不逾制。將穿墓者曰。必有異。應以旌若人。果獲石堂。其大如釜。中空外堅。四門八牖。古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其墓中。其後終吉。後優詔褒贈。寵及其子。開府王仁皎以外戚之貴。墳墓踰制。槨服明器。羅列千里。墳上未乾。家毀子死。殷鑒不遠。子其擇焉。

郊祀禮之宗也。傳曰：國之大事，惟祀與戎。唐堯望秩，周文明發，禮備心誠，神祇降福。東鄰殺牛，亳社用人，肆忍逞欲，禍不旋踵。秦興五時之祠，淫而無法；漢增百神之祀，黷而不經。國家遠酌周官，近看隋制，無文咸秩，事舉其中，故撮其旨要，載之篇末。

貞觀中，百官上表請封禪，太宗許焉。唯魏徵切諫，以爲不可。太宗謂魏徵曰：朕欲封禪，卿極言之，豈功不高耶？德不厚耶？遠夷不服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登耶？何爲不可？徵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人未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爵羅猶密，積歲一豐，倉廩尙虛。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但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瘡理且愈，皮骨僅存，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克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集要荒之外，莫不奔走。自今伊洛，泊於海岱，灌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之虛弱？殫府竭財，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言兆人咸耳？太宗不能奪，乃罷封禪。

高宗乾封初，封禪岱宗，行初獻之禮畢，執事者趨下，而宮官執帷。天后率六宮昇壇行禮，帷席皆以錦繡爲之，識者咸非焉。時有羅含府果毅李敬直上言：封禪須用明水，以實罇彝。按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

津而爲水。注云。方諸陰燧大蛤是也。磨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詔令該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便差送太山以供用。古封禪禮多闕不載。管仲對齊桓公。自古封禪者七十有二君。自管仲後。西漢一封禪。東漢三封禪。而張說封祀壇碑云。高宗六之。於今七矣。意以漢安帝功德不副。徒有告成之文。故不以爲數耳。漢武帝封太山。刻石紀號。其文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人以仁。四字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生人蕃息。天祿未德。其歷代王。檢文皆祕。代莫聞知。

開元十三年。玄宗既封禪。問賀知章曰。前代帝王。何故祕玉牒之文。知章對曰。玉牒本通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求神僊。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爲蒼生祈福。更無私請。宜將玉牒示百寮。其詞曰。有唐嗣天子臣某乙。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連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昇平。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翼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宴然。封祀倍嶽。謝成於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御製撰太山銘。親札勒山頂。詔張說製封祀壇碑。以紀功德。

玄宗將東封。賀張說。徐堅。詔知章。韋紹。康子元等撰東封儀。舊儀禪社首享。皇地祇。皇后配享。新定尊容。宗以配皇地祇。說謂堅等曰。王者父天母地。皇地祇。當皇母位。亦當皇帝之母也。子配母饗。亦有何嫌。而議曰。欲令皇后配地祇。非古制也。天鑒孔明。福善如響。乾封之禮。皇后配地祇。天后爲亞獻。越國

大妃爲終獻。宮闈接神。有乖舊典。上玄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圯。公族誅滅。皆由此也。景龍之季。有事園丘。韋庶人爲亞獻。皆受其咎。平坐齋郎及女人執祭者。亦多天卒。今主上尊天敬神。革改斯禮。非唯乾坤降祐。亦當垂範將來。爲萬代法也。事遂施行。

寶應初。杜鴻漸爲禮儀使。與禮官薛頎歸崇敬等。建議以神堯皇帝爲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得爲太祖。景皇帝受封爲唐。卽殷之契。周之后稷也。郊天地。請以景皇帝配座。宗廟亦以景皇帝配獻。博士獨孤及議亦以爲若配天之位。旣易。則天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恐失宗祖報本之道。代宗從之。至永泰二年。關中大旱。自三月至六月不雨。至六月。執事者皆多云。景皇帝追封於唐高祖受命之祖。唐有天下。不因景皇帝。今配享失位。故神不降福。愆陽爲災。詔旨令百司議。乃止。先是諫議大夫黎幹亦奏稱。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天。發十詰十難。以明之。疏奏。不納。



